



論語集解義疏

卷第五

而講論山學書集
善德堂樓閣藏書

魏何晏集解

梁皇

義疏

善德堂樓閣藏書

水

論語子罕第九

子孔子也罕希也此篇明時感

前者外遠富貴既為糶糠故還反
凝寂所以希言故子罕次泰伯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註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

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者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孔子也罕者希也言

論語集解義疏卷五

許與之也命天命窮通天壽之目也仁者惻隱濟
衆行之盛者也弟子記孔子為教化所希言及所
希許與人者也不知其理元絕故孔子希言也命是
百發百中而不知其理元絕故孔子希言也命是
人與天而生其道難測又好惡不同若逆向人說
則傷物人情故孔子希說與人也仁是行盛非中
人所能故亦希說許與人也然希者非都絕之稱
亦有時而言與人也周易文言是說利之時也謂
伯牛亡之命矣夫及云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說
與人命也又孟武伯問子路冉求之屬仁乎子曰
不知及云楚令尹陳文子焉得仁竝是不與人仁
也而云顏回三月不違仁及云管仲如其仁則是
說與人仁時也故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也。註
罕者至言也。云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者。即
引文言也義者宜也和者無害也凡人世之利利
彼則害此非義和也若天道之利利而無害故萬
物得宜而和故曰義之和也云命者天之命者人
稟天而生故云天命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也

云仁者行之盛也者仁義禮智信五者並是人之行而仁居五者之首主生故曰行盛也云寡能及之者天道微妙天命深遠仁道盛大非人所能知及故云寡能及之也云故希言也者爲世人寡及故孔子亦希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註鄭元曰

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

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

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註鄭元曰問人美之

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卑也註達巷至御矣

云達巷云云者五百家爲黨黨各有名此黨名達巷達巷黨中人美孔子道大故曰大哉也博廣也

論語解義疏卷五

言大哉孔子廣學道藝周徧不可一一而稱故云無所成名也猶如堯德蕩蕩蕩民無能名也故王弼曰譬猶和樂出乎八音乎然八音非其名也江熙曰言其彌實六流不可以一藝取名焉故曰大也云子聞云云者孔子聞達巷人美已故呼弟子而謂之也彼既美我之博學而我於道藝何所持執乎欲自謙也云執御乎執射乎者既欲謙己之不多故陳六藝之下者以自許也言吾執御於御及射乎御御車者也云吾執御矣者向欲合以射御自許又嫌太多故又減射而云吾執御者也註鄭元曰至卑也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也今云執御御比禮樂射爲卑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註孔安國曰冕緇

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也絲易

成故從儉也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註王肅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

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也今從下禮之恭也註曰

至從下。云麻冕禮也者禮謂周禮也周禮有六冕以平板爲主而用三十升麻布衣板上元下纒

故云麻冕禮也云今也純者今謂周未孔子時也

纒絲也周未不復用三十升布但纒絲爲之故云

今也云儉者二十升布用功巨多難得難得則爲奢華而纒絲易成易成則爲儉約故云儉也云吾

從衆者衆謂周未時人也時既入人從易用絲故

孔子云吾亦從衆也所以從之者周未每事奢華

之也云拜欲卿奢就儉今幸得衆共禮君與臣燕君

賜酒皆下堂而再拜故云拜下禮也云今拜乎上

泰也者今謂周未孔子時也上謂堂上也泰驕泰

也當于時周未君臣飲燕臣得君賜酒不復下堂

但於堂上而拜故云今拜乎上泰也拜不下堂是

由臣驕泰故云泰也云雖違衆吾從下者當時皆

違禮而拜上者衆孔子不從拜上故云雖違衆也

違衆而從舊禮拜於下故云吾從下也註孔安

國曰冕纒布冠也冠冕通名曰至恭也云臣

亦用三十升纒布也註十繭曰至恭也云臣

再拜禮首升成拜明臣禮也案燕義云賓皆是臣

也臣得君旅及賜爵降下堂再拜再拜竟更升堂

又再拜謂爲成拜成拜者向在堂下之拜若禮未

成然故更升堂以成之也云時臣云云者周未時

如此也云今從下禮之恭也者

孔子欲從下之禮是禮爲恭也

子絕四母意註以道爲度故不任意也母必註用之

則行捨之則藏故無專必也母固註無可無不可

故無罔行也毋我註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

一自異唯道是從故不自有其身也

註子絕至毋我

者絕者無也明孔子聖人無此下四事故云絕四也。云子絕四未能絕而孔子絕之故云絕也。顏延之云謂絕人四者也。云毋意者一也。此謂聖人心也。凡人自滯故動靜委曲自在用其意。聖人無心。泛若不係舟。豁寂同道。故無意也。云毋必者二也。此謂聖人行化時也。物求則赴。應無所抑。必故互。鄉進而與之。是也。無所抑。必由無意。故能為化。無必也。云毋固者三也。此聖人已應物行化。故也。罔謂執守堅固也。聖雖已應物。物若不能得行。則聖亦不追。罔執之。不反三。罔則不復是也。亦由無意。故能無罔也。云毋我者四也。此聖人行教功德成身退之跡也。聖人晦跡功遂身退。恆不自異。故無我也。亦由無意。故能無我也。或問曰。孔子或拒羣。悲或天生德。

論叢解義疏卷五

四

於子何得云無必無我乎。答曰。聖人作教。應幾不可。一。準。今。為。其。跡。涉。茲。地。為。物。所。嫌。恐。心。實。如。此。依。正。明。絕。此。四。以。見。本。地。也。註。羣萃。萃。聚。也。

子畏於匡註苞氏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為陽虎陽虎

嘗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往後剋為

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剋又夫子容貌與

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

乎註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

此此自此其身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

與於斯文也註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

後死也言天將喪斯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
我知之未欲喪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
何註馬融曰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

此文也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

天而害已也子畏至子何云子畏於匡者

以兵圍孔子故孔子同物畏之孫綽云畏匡之說

皆衆家之言而不覺畏名解書之理爲漫天體動

知幾元定安危者雖兵圍百重安若泰山豈有畏

哉雖然兵事阻險常情所畏聖人無心故卽以

思爲畏也云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者孔子得

謂而自說己德欲使匡人知已茲此也孔子自此

已也言昔文王聖德有文章以教化天下也文王

今既沒則文章宜須人傳傳文章者非我而誰故

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此我當傳之也云天

之將喪云云者既云傳文在我故更說我不可殺

之意也斯文卽文王之文章也後死孔子自謂也

夫生必有死文王既沒已亦當終但文王既沒於

前則已方死於後故自謂爲後死也言天若將欲

論翼解義疏卷五

五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註孔安

國曰大宰大夫官名也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

曰至闢之釋誤圍之由者也。謂也氏

而懼害賢所以免也江熙云言文王之道爲後代

陽虎必謂之詐晏然而言若是匡人是知非陽虎

文也既未欲喪此文使已傳之則匡人豈能違此

而害我乎故云如子何也衛瓘云若孔子自明非

謂此自此其身也。身夫子身也。

子多能於小藝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

也註孔安國曰言天固縱之大聖之德又使多能

也子問之曰大宰知我者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

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註苞氏曰我少小貧賤常

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也

大宰至多也。云大宰問云云者大宰問孔子

聖又問孔子多能而其心疑聖人務人不能和

碎多能故問了貢言孔子既聖其那復多能乎云

子貢曰云云了貢答云孔子大聖是天所固縱

又使多能也固故也將大也云子問云云者孔子

對大宰之疑而云知我則許疑我非聖是也終協

云我信多能故曰知我江熙曰大宰嫌多能非聖

故云知我謙之意也云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者

又說我非聖而所以多能之由也言我少小貧賤

故多能為鄙事之事也云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者

更云若聖人君子豈多能鄙事乎則不多能也終

協云君子從物應務道達則務簡務簡則不多能

也江熙云言君子所存遠者大者不應多能樂肇

云周禮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明聖人兼材備
藝過人也是以大宰見其多能固疑夫子之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故承以謙也且抑
非務言不以多能為君子也謂君子不當多能也
明兼材者自然多能多能者非所學所以先道德
後伐藝耳非謂多能必不聖也據孔子聖人而多
能斯伐柯之近鑒也註孔安國曰至分也云云
大宰大夫官名者鄉大夫職有家宰或云大宰故
云是大夫官也云或吳或宋未可分者既唯云大
宰不論名氏故不知何人而吳有大宰語宋有大
宰華督故云未可分也然此應是吳臣何以知之
魯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鄆吳人徵百牢使子貢辭
於大宰齎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

語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將恐此時大宰嚭問
子貢也且宋大宰督去孔子世遠或其至後世所
不諭耳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註鄭玄曰牢弟子子牢也試

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能伎藝也註牢

至故藝。試用也。子牢述孔子言緣我不被時用
故得多學伎藝也。繆協云此蓋所以多能之義也
言我若見用將崇本息末歸純反素兼愛以
忘仁遊藝以去藝豈唯不多能鄙事而已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註知者知意之知也言知

者言未必盡也今我誠盡也有鄙夫來問於我空

空知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註孔安國曰有鄙夫

論語集注卷五

七

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
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也註子曰至竭焉。云

也者知謂有私意於其間之知也聖人體道為度

無有用意之知故先問弟子云吾有知乎哉也又

云無知也明己不有知知之意也即是無意也云

有鄙夫來問於我空空知也者此舉無知而誠盡

之事也鄙夫鄙劣之夫也空空無識也言有鄙夫

來問我而心抱空虛如也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者兩端事之終始也言雖復鄙夫而心虛空來問

於我我亦無隱不以用知處之故即為其發事終
始竭盡我誠也即是無必也故李充云日月照臨
不為愚智易光聖人善誘不為賢鄙異教雖復鄙
夫寡識而率其疑誠諮疑於聖必示之以善惡之
兩端已竭心以誨之也繆協云夫名由跡生故知
從事顯無為寂然何知之有唯其無也故能無所
不應雖鄙夫誠問必為盡其本末也。註知者至

盡也。云知者知意之知者知意謂故用知爲知也。聖人忘知故無知知意也。云言知者言未必盡者若用知者則用意有偏故其言未必盡也。云今我誠盡者我以不知知故於言誠無不盡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註孔安國曰有

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

夫者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子曰至矣夫。夫時人皆願孔

子有人主之事故孔子釋已不得以塞之也言昔之聖人應王者必有鳳鳥河圖之瑞今天無此瑞故云吾已矣夫已止也言吾已止無此事也故繆協云夫聖人達命不復俟此乃知也方遣知任事故理至乃言所以言者將釋衆庶之望也又孫綽云孔子所以乃發此言者以體大聖之德弟子皆稟絕異之質壘落殊才英偉命世之才蓋王德光于上將相備乎下當世之君咸有忌難之心故稱

論彙解義疏卷五

八

此以徵已之不王絕不達者之疑望也。註孔安國曰至是也。云有聖云云者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云河出云云者聖人王則有龍馬及神龜負應王之圖書從河而出爲瑞也。如龍圖授伏羲龜書畀姒禹也。云河圖八卦是也者八卦則易乾坤等八方之卦也。龍負之出授伏羲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註苞氏曰冕者冕冠

也大夫之服也瞽者盲者也見之雖少者必作過

之必趨。註苞氏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

喪尊在位恤不成人也。子見至必趨。云子見

人有喪者也齊衰五服之第二者也言齊則斬從可知而大功不預也。云冕衣裳者者記孔子尊敬在位者也冕衣裳者周禮大夫以上之服也大夫以上尊則士不在列也。云與瞽者者記孔子愍不

戒人也。瞽盲者，也言盲者，盲者卑，故加瞽字以別之也。言瞽者，則聾者不預也。聾輕於盲也。云見之，雖少者，必作者言。孔子見此三類人，雖復年少，孔子改坐而見之，必為之起也。云過之，必趨者，過疾行也。又明孔子若行過此三種人，必為之疾速，不敢自修容也。范甯云：趨就之也。註：血不成人也。○恤

顏淵喟然歎曰：「喟然歎聲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註：言不可窮盡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註：言忽恍

不可為形象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註：循，循序也。

貌也。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勸進人，有次序也。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

論語集注疏卷五

九

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註：孔安國曰：言夫子

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

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

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

顏淵至也。已。云：顏淵喟然歎曰：「夫子至聖，顏

生上賢，賢聖道絕，故顏致歎也。云：仰之彌高，鑽之

彌堅者，此所歎之事也。夫物雖高者，若仰瞻則可

觀也。物雖堅者，若鑽鑽則可入也。顏於孔子道愈

瞻愈高，彌鑽彌堅，非已厝力之能得也。故孫綽云：夫有限之高，雖當可陵，有形之堅，雖金石可鑽。若乃彌高彌堅，鑽仰所不逮，故知絕域之高，堅未可以力至也。云：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向明仰鑽

為渣

上下也。此明四方之無窮也。若四方而瞻，復

通云愈瞻愈遠故云瞻之在前也愈顧愈後故云
忽焉在後也故孫綽云馳而不及待而不至不行
不動孰能測其所妙哉江熙云慕聖之道其殆庶
幾是以欲齊其高而仰之愈邈思等其深而鑽鑿
愈堅尙竝其前而俯仰靡絕此其所以喟然者也
云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者又歎聖道雖懸而令人
企慕也循循次序也誘進也言孔子以聖道進勸
人而有次序故曰善誘人云博我以文約我以
者此說善誘之事也博廣也文文章也言孔子廣
以文章誘引於我故云博我以文章也又以禮教
約束我故云約我以禮也云欲罷不能者文博禮
束故我雖欲罷止而不能止也云既竭吾力者既
也故孫綽云既以文章博我視聽又以禮節約我
以中俯仰動止莫不景行才力已竭猶不能已罷
言罷息也云如有所立卓爾者此明絕地不可得
言之處也卓高遠貌也言雖自竭才力以學
約禮而孔子更有所言述創立則卓爾高絕云

論叢解義疏卷五

欲從之末由也已者末無也言其好妙高已絕
難已欲從之而無由可及也故孫綽云常事皆循
高行之若有所興立卓然出視聽之表猶天之
不可階而升從之將何由也此顏孔所絕處也

子疾病 註 苞氏曰疾甚曰病也 子路使門人爲臣 註

鄭元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

之禮也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許也無臣而爲有

臣吾誰欺欺天乎 註 孔安國曰病少差曰閒也言

子路有是心非唯今日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

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 註 馬融曰無寧寧也

二三子門人也 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弟

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註孔安國曰君臣禮葬也予死於道路乎註馬融曰就使我不得以君

臣之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註

子疾至路乎註云子疾病者孔子疾甚也註云子路使門人為臣者子路以孔子聖人宜為人君且嘗為大夫大夫亦有家臣今疾病恐忽終亡故使弟子行臣禮也故江熙云子路以聖人君道足宜有臣猶禱上下神祇也云病間云云者孔子道少差也少差曰閒謂少差為閒若病不差則病病相續無間斷也若少差則病勢斷絕有閒隙也當孔子病困時不覺子路為立臣至於少差乃覺而歎子路行詐也言子路有此行詐之心非復一日故曰久矣也云無臣而為有臣者無臣而為有是所以行詐也云吾誰欺欺天乎者我實無臣今汝詐立之持此詐欲欺誰乎天下人皆知我無臣則人

論董解義疏卷五

十二

不可欺今日立之此政是遠欲欺天故云欺天乎云且子與云云者又以理喻之言在三事同若以親察而言則臣不及弟子也予我二三子諸弟子也無寧寧也言設使與我死於臣手則我寧死方則親也云且子縱云云者又明在三同也大葬臣禮葬君也君葬禮大故曰大葬也若縱不得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豈復被棄擲於道路乎言亦必得葬也註云孔安國曰至日也註云夫立臣事大非卒可定汝今立之是知有其心已久故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註

馬融曰韞藏也匱匱也藏諸匱中也沽賣也得善

賈寧賣之耶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註

苞氏曰沽之哉不銜賣之辭也我居而待賈者也

子貢曰至者也。云子貢

也。美玉譬孔子聖德。用何如

之也。賈謂匣櫃也。善賈賈賈也。沽賣也。言孔子聖

道如美玉在此為當。當匣而藏之為當。得賈賈而

賣之否。子假有人請求聖道為當與之否。耶云子

曰。沽之哉。者答云。我不銜賣之者也。故重云。沽之

哉。明不銜賣之深也。王弼曰。重言沽之。哉賣之不

疑也。故孔子乃聘諸侯。以急行其道也。云我待賈

者也。者又言我雖不銜賣然我亦待賈賈耳。有求者則與之也。

子欲居九夷。註馬融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也。或

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註馬融曰。

君子所居者皆化也。九夷者孔子聖道不行於

論叢解義疏卷五

十一

中國故託欲東住。而於九夷也。亦如欲乘桴浮海

也。云或曰。陋如之何。言夷狄鄙陋。不達孔子意。謂之實

居故云。陋如之何。言夷狄鄙陋。不達孔子意。謂之實

云。云者。孔子答云。君子所居即化。豈以鄙陋為疑

乎。不復遠申己意也。孫綽云。九夷所以為陋者。以

無禮義也。君子所居者化。則陋有泰也。註馬融

曰。至種也。四方東有九夷。一元菴。二樂浪。三

麗。四滿飾。五島。更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

南。有八蠻。一天竺。二岐首。三僬僥。四跛踵。五穿胸

六儋耳。七狗軼。八旁春。西有六戎。一僥夷。二依貊

三織。四耆羌。五鼻息。六天剛。北有五狄。一月支

化也。聖人所在則化。九夷變中夏也。註馬融曰。至

子曰。吾自衛反於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註鄭

元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孔

子來還乃正之也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也

子曰至其

所。孔子去魯後而魯禮樂崩壞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從衛還魯而刪詩書定禮樂故樂音得正樂音得正所以雅頌之詩各得其本所也雅頌是詩義之美者美者既正則餘者正亦可知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

酒困何有於我哉註馬融曰困亂也

子曰至我哉云出

則事公卿者公君也卿長也人子之禮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忠移事兄悌以事於長則孝也故出仕朝廷必事公卿也云入則事父兄者孝以事父悌以事兄還入閨門宜盡其禮先言朝廷後云閨門者助已仕者也猶仕而優則學也云喪事不敢不勉者勉強也父兄天性續莫大焉公卿義合厚莫重焉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強也云不為酒困者雖唯酒無量不及亂時多沈酗故戒之也衛瓘

論語解義疏卷五

十三

云三事為酒興也說案如衛意言朝廷閨門及有喪者並不為酒所困故云三事為酒興也云何有於我哉者言我何能行此三事故云何有於我哉又一云人若能如此則何復須我故云何有於我哉也緣人不能故有我應世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註鄭元曰逝往

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

子在至晝夜。逝往去之辭也孔子在川

水之上見川流迅邁未嘗停止故歎人年往去亦復如此向我非今我故云逝者如斯夫者也斯此也夫語助也口月不居有如流水故云不舍晝夜也江熙云言人非南山立德立功俛仰時過臨流興懷能不愧然聖人以百姓心為心也孫綽云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時已晏矣而道猶不與所以憂也歎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註疾時人薄於德而

厚於色故以發此言也子曰至者也。時人多

之故云未見以厲之也云責其心也

子曰至者也。時人多好色而無好德孔子患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註苞氏曰簣土

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也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

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也

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

往也註馬融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

不以其見功少而薄之也據其欲進而與之也註

論叢解義疏卷五

子曰至往也。云子曰云云者此戒人爲善垂成而止者也。簣土籠也。言人作善垂足而止則善事不成如爲山垂足唯少一籠土而止則山不成此是建功不篤與不作無異則吾亦不以其前功多爲善如爲善不成吾亦不美其前功多也故云吾止也。譬如平地云云。此獎人始爲善而不住者也。譬如平地作山山乃多土而始覆一籠一籠雖少交是其有欲進之心可嘉如人始爲善善乃未多交求進之志可重吾不以其功少而不善之善之有勝於垂成而止者故云吾往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註顏淵則解故語之

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也子曰至也與

餘人不能盡解故聞孔子語而有疲懈唯顏回體之故聞語即解所以云語之而不惰其回也與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註馬融

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

子謂至止也

顏淵死後孔子有此歎也云見進未見止惜其神識猶不長也然顏淵分已滿至於屢空而此云未見其止者勸引之言也故殷仲堪云夫賢之所假一語而盡豈有彌進勸實乎蓋其軌物之行日見於跡夫子從而略嗟以盛德之業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註孔

安國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

註

子曰至矣夫○又為歎顏淵為譬也萬物草木有苗稼蔚茂不經秀穗遭風霜而死者又亦有雖能秀穗而值冷瘁氣不能成粒實者故竝云有矣夫也物既有然故人亦如此所以顏淵摧芳蘭於早矣年

論語集義疏卷五

十五

子曰後生可畏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註後生謂

年少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矣

註子曰至已矣○云後生可畏者後生謂年少在已後生者也可畏謂有才學可心服者也云焉

知云云者焉安也來者未來事也今謂我今師徒也後生既可畏亦安知未來之人師徒教化不如我之今日乎言不可誣也云四十五十云云者又言後生雖可畏若年四十五十而無聲譽聞達於世者則此人亦不足可畏也孫綽云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註孔安國曰人

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所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乃

為貴也巽與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為貴註馬融曰

異恭也謂恭異謹敬之言也聞之無不悅者也能尋繹行之乃爲貴也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子日至已矣。云子曰云云者言彼人有過失若我以法則語之彼人聞法當時無不口從而云止當不敢復爲者也故云能無從乎但若口雖從而身爲失不止者則此口從不足爲貴也我所貴者在於口從而行則改者耳故云改之爲貴也云異與云云者異恭遜也繹尋繹也言有彼人不遜而我謙遜與彼恭遜故云異與之言也彼不遜者得我遜言遜已而已亦特遜爲悅故云能無悅乎然雖悅人遜已而已不能尋繹行此遜事是雖悅不足爲貴也我所貴者在尋繹行遜耳故云繹之爲貴也云悅而云云者不繹不改聖所不教故孔子云未如之何也未無也孫綽云疾夫形服心不化也

論學解義疏卷五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謹慎其所

主所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爲益者也子曰至憚改。此事

再出也所以然者范甯云聖人應於物作教一事時或再言弟子重師之訓故又書而存焉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孔安國曰

三軍雖衆人心非一則其將帥可奪之而取匹夫

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子曰至志也。此明人能守志

雖獨夫亦不可奪若其心不堅雖衆必傾故三軍可奪匹夫無回也謂爲匹夫者言其賤但夫婦相

配匹而已也又云古人質衣服短狹二人衣裳唯其用一匹故曰匹夫匹婦也

子曰衣弊緇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註孔安國曰縵泉著也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融曰伎害也臧善也言不伎害不貪求何用為不

善疾貪惡伎害之詩也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

也何足以臧註馬融曰臧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

何足以為善也子曰至以臧云云子曰云者

貉輕裘也由子路也當時人尚奢華皆以惡衣為

恥唯子路能果敢素雖服麻泉著袍裘與服

狐貉輕裘者竝立而不為羞恥故云其由也與顏

延之云狐貉縵袍誠不足以策恥然自非勇於見

義者或以心戰不能素泰也云不伎云云者孔子

更引疾貪惡之詩證子路德美也伎害也求貪也

臧善也言子路之為人身不害物不貪求德行如

此何用不謂之為善乎言其善也云子路終身誦

論董解義疏卷五

之者子路得孔子美已才以為美故終身長誦不
伎不求何用不臧之言也云子曰云者孔子見
子路誦之不止故抑之也言此不伎不求乃可是
道亦何足過為善而汝誦之不止乎言尚復有勝
於此者也顏延之云懼其伐善也○註孔安國曰
縵泉著也○泉麻也以碎麻著裘也碎麻曰縵故
架亦曰縵玉藻
曰縵為袍是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註大寒之歲眾木

皆死然後知松柏之小凋傷平歲則眾木亦有不

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

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

也子曰至凋也此欲明君子德性與小人異也故以松柏匹於君子眾木偶乎小人矣言

君子小人若同居聖世君子性本自善小人服從
教化是君子小人並不為惡故堯舜之民比屋可
封如松柏與衆木同處春夏松栢有心故本莠鬱
衆木從時亦盡其茂美者也若至無道之主君子
秉性無回故不為惡而小人無復忌憚卽隨世變
改桀紂之民比屋可誅譬如松柏衆木同在秋冬
松柏不改柯易葉衆木枯零先盡而此云歲寒然
後知松柏後凋者就如平叔之注意若如平歲之
寒衆木猶有不死不足致別如平世之小人亦有
脩飾而不變者唯大寒歲則衆木皆死大亂則小
人悉惡故云歲寒也又云然後知松柏後凋者後
非俱時之月凋非枯死之名言大寒之後松栢形
小凋衰而心性猶存如君子之凋矣而性猶不變如
閻士不得遜跡隨時是子凋矣而性猶不變如
松柏也而琳公曰夫歲寒別木遭困別士寒嚴霜
降知松柏之後凋謂異凡木也遭亂世小人自變
君子不改其操也

論語集注卷五

十六

子曰智者不惑註苞氏曰不惑亂也仁者不憂註孔

安國曰不憂患也勇者不懼註子曰至不懼○此

也云智者不惑者智以照了爲用故於事無疑惑
也故孫綽云智能辨物故不惑也云仁者不憂者
憂患也仁人常救濟爲務不嘗侵物故不憂物之
見侵患也孫綽云安於仁不改其樂故無憂也云
勇者不懼者勇以多力爲用故無怯懼於前敵也
繆協云見義而爲不畏強禦故不懼也○註孔安
國曰不憂患也○內省不疾故無憂患也

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註適之也雖學或得異

端未必能之道者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註雖能

之道未必能以有所成立者也可與立未可與權

註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也唐棣
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註逸詩也唐

棣移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

於大順也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

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

之有哉註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為遠

也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

之有次序斯可知矣子曰至有哉。此章明權

可與適道者夫正道易行權事難達既欲明權故
先從正起也道謂所學之道也言凡人乃可與同

論語集義卷五

處師門其學而已既未得彼性則未可便與為友
其適所志之道也云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者立謂
謀議之立事也亦人性各異或能學問而未必能
建立世中正事者故可與共適所學之道而未便
可與共立事也云可與立未可與適所學之道者未
而合於道者也自非通變達理則所不能故雖可
共立於正事而未可便與之為權也故王弼曰權
者道之變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
設尤至難者也張憑云此言學者漸進階級之次
耳始志於學求發其蒙而未審所適也既向方矣
而信道未篤則所立未固也又既固又未達變通
之權也明知反而合道者則日勸之業疊疊之功
其幾乎此矣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者引明權之
逸詩以證權也唐棣棣樹也華花也夫樹木之花
皆先合而後開唐棣之花則先開而後合譬如正
道則行之有次而權之為用先反後至於大順故
云偏其反而言偏者明唯其道偏與常反也云豈
不爾思室是遠而者言凡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

居室遼遠故也人豈不思權權道元邈如其室與遠故也云子曰云云者又引孔子言證權可思也言權道易思但未有思之者耳若反道而思之則必可得故云夫何遠之有也○註適之至者也○異端非正典也人各自有性彼或不能學正道而唯能讀史子故未可便與之共之於正道也○註雖有至極也○能權量輕重卽是曉權也○註逸詩至遠也○如前釋也云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者初逆而後從也

論語鄉黨第十

鄉黨者明孔子教訓在於鄉黨之時也所以次前者既朝廷感

希故退還應於鄉黨也故鄉黨次於子罕也

孔子於鄉黨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註王肅曰恂恂

溫恭貌也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註鄭元

論語解義疏卷五

三

曰便便言辨貌雖辨而謹敬也朝與下大夫言侃

侃如也註孔安國曰侃侃和樂貌也與上大夫言

誾誾如也註孔安國曰誾誾中正貌也君在跽踏

如也與與如也註馬融曰君在者君視朝也跽踏

恭敬貌也與與威儀中適之貌也○孔子至與如

至末竝記孔子平生德行也云孔子云云者於鄉

黨謂孔子還家教化於鄉黨中時也天子郊內有

鄉黨郊外有遂鄙孔子居魯魯是諸侯今云鄉黨

當知諸侯亦郊內爲鄉郊外爲遂也孔子家當在魯郊內故云於鄉黨也恂恂溫恭貌既還鄉黨鄉黨宜須和恭以相接故恂恂如也既其溫恭則言語寡少故一往觀之如似不能言者也云其在云云者謂孔子助君祭在宗廟及朝廷也既在君朝

應須酬答及入大廟每事須問並不得不言也
須流嘔故云便便言也言雖流嘔而必謹敬故云
唯謹爾云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者侃侃和樂貌
也下大夫賤孔子與之言宜用和樂相敬故侃侃
如也云與上大夫言誾誾如者誾誾正也問
中正貌也卿貴不敢和樂接之宜謹正相對故
問誾如也云君在云云者君在謂君出視錫時也
踞蹠恭敬貌也禮每曰曰請臣列在路門外以朝
召君至日出而視之視之則臣皆起恭敬之貌
都謂士當此君視朝之時則臣皆起恭敬之貌
故孔子踞蹠如也雖須踞蹠又不得急速所以形
容舉動每須與與如也與與猶徐徐也所以恭而
也

君召使擯註鄭元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
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五

五

菴氏曰盤辟貌也指所與立左右其手衣前後

如也註鄭元曰揖左入左其手揖右入右其手

俛一俛故衣前後則肅如也趨進翼如也註孔安

國曰言者正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註孔安

國曰復命曰賓已去也註君召至願矣云君召

也謂有賓來君召已迎接之也云色勃如者既召

已接賓故已宜變色起敬勃然也云足履如者

也故江熙云不暇閉步躡躡貌也云揖與立云

命介主人副曰擯副且作匹敵國而言若公詣公
法也賓至主人大門外西邊而向北云門九十步
而下車面向北而倚宿則九副在賓北而東向

進而西北在四十五步之中主人出門東邊南向
而倚主人是公則五擯主人是侯伯則四擯主人
是子男則三擯不隨命數主人謙故並用也半數
也公陳擯在公之南而西向遷遮而東南亦在四
子五步中使主人下擯與賓下介相對而中別相
去三丈六尺列賓上介前既竟主人語上擯使就
賓請辭問所以來之意於是上擯相傳以至於下
擯下擯進前擯賓之下介而傳語問之下介傳問
而以次上至賓賓答語使上介傳以次而下至于
介下介亦進揖不擯下擯傳而上以至主人凡相
傳辭在列位當授受言語之時皆半轉身反手相
揖跪跪立而相揖故曰揖所與立也若揖去左則
移其手向左若揖右則移其手向右故云左右
其手也既主迴身左右迴手當使身上所著之衣
必齋帶如右容儀也故江熙云揖兩手衣裳襜如
動也云趨進翼如者謂擯進在庭行時也翼
如謂端正也徐趨衣裳端正如鳥欲翔舒翼時也
云賓退云云者謂君使已送賓時也復命反命也

論叢集義疏卷五

反命謂初受君命以送賓賓退後反還君命以白
君道賓已去云不願者舊云主人若禮送賓未足
則賓猶迴顧若禮已足送則賓直去不復迴顧此
則則送賓禮足故云不願也。禮元曰至之也
。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緇擯是也
。禮氏曰盤辟貌。盤辟即足。禮元曰至之也。禮孔
安國曰復命白賓已去也。言反白若道賓
已去也然云賓已去亦是不復來見顧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註孔安國曰敏身也立

不中門行不履闕註孔安國曰闕門限也過位色

勃如也足躩如也註苞氏曰過君之空位也其言

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註

孔安國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握衣也出

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註孔安國曰先屏氣下

階舒氣故怡怡如也註孔安國曰先屏氣下

日沒盡也下盡階也復其位跋踏如也註孔安國

日來時所過位也註入公門至階如也註云入公

門時也鞞曲斂也躬身也臣入君門自曲斂身也

立不中門者謂在君門倚立時也中門謂根闈之

中也門中央有闈闈以破門兩扇之交處也門左

右兩槩邊各豎一木名之為棖以禦車過恐觸

門也闈東是君行之道闈西是賓行之道也而臣

君所行根闈之中央當中是不敬故云不中門也

踐君之門限也所以然者其義有二一則忽上升

論語集義卷五

限似自高矜二則人行跨限已若履之則汚限汚
限則汚跨者之衣也註云過位云云者謂臣入朝君
時也位君常所不在之位也謂在守屏之間揖賓
之處也即君雖不在此位此位可尊故臣行入從
者之邊過而色勃然足躩為敬也註云其言似不足
如言既入過位漸以近君故言語細下不得多言
者至君堂也攝攝也齊裳下縫也既至君堂當升
之未升之前而攝提裳前使齊下去地一尺故云
攝齊升堂也升堂將近君故又自斂鞞躬如也必
謂齊者為妨履輟行故也註云屏氣似不怠者色屏
屏除貌息亦氣也已至君前當屏除其氣如似
無氣息者也不得無然振君也註云出降云云者降
下也逞申也出降一等謂見君已竟而下堂至階
第一級時也初對君時既屏氣故出降一等而申
氣氣申則顏色亦申故顏容怡悅也註云及階趨進
翼如者及猶盡也盡階謂下諸級盡至平地時也
既去君遠故又徐趨而翼如也註云復其位

者位謂初入時所過君之空位也今出至此位更踞踏爲敬也。韋廉齊者猶大也。曲禮云手握衣去齊尺是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韋苞氏自爲君使以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韋鄭玄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戰色敬也足踏踏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也。享禮有容色。韋鄭玄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享用圭璧有庭實也私覲

愉愉如也。韋鄭玄曰覲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

論語集注卷五

五

愉顏色和也

○執圭至愉如也。云執圭云云者謂爲君出使聘問鄰國時也。圭瑞

玉也周禮五等諸侯各受王者之玉以爲瑞信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七寸伯躬圭七寸子穀璧五寸男蒲璧五寸五等若自執朝玉則各如其寸數若使其臣出聘鄰國乃各執其君之玉而減其君一寸也。今云執圭魯是侯侯執信圭則孔子所執執君之信圭也初在國及至他國執圭皆爲敬慎圭雖輕而已執之恆如圭重似已不能勝故曲身如不勝也。云上如揖者謂初授受圭之容儀也。上如揖謂就下取玉上授與人時也。俯身爲敬故如揖時也。云下如授者謂奠玉置地時也。雖奠置地亦徐徐俯俛如授與人時也。云勃如戰色者通謂執行及授時之顏色也。臨陣戰鬪則色必懼怖故今重君之玉使已顏色恆如戰時也。云足踏踏如有循者謂舉玉行時之容也。踏踏猶蹴蹴也。循猶緣循也。言舉玉行時不敢廣步速進恆如足前有所蹴有所緣循也。云享禮有容色者享者聽後之禮

也夫諸侯朝天子及五等更相朝聘禮初至皆先
單挑玉行禮禮王謂之爲朝使臣禮主國之君謂
之爲聘聘問也政言久不相見使臣來問於安否
也既是初至其禮質敬故無他物唯有瑞玉表至
誠而已行朝聘既竟次行享禮享者獻物也亦各
有玉玉不與聘玉同也又皆有物將之或用皮馬
或用錦繡又獻土地所生羅列滿庭謂之庭實具
中差異不復曲論但既是次後行禮以多爲貴則
質敬之事滿精細故有容貌采章及易以行事依
云有容色也云私龍偷愉如也者私非公也說見
也偷愉顏色和也謂行聘享公禮已竟別日使臣
私齋己物以見於主君故謂爲私覲也既私見非
公故容儀轉以自若故顏色容貌有和悅之色無
復勃賦之容者也○註是踏至行也○解踏踏有
循之事也○註是前恆使不至地而踵或不離地如
車輪也○註鄭元曰至實也○亦有圭璧所執不
同聘時也○註鄭元曰至禮見
○私禮謂束帛乘馬之屬也

禮記卷五

五

君子不以紺緌飾註孔安國曰一入曰緌飾者不
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齋服盛色以、飾似衣齋服
也緌者三年練以緌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
以飾衣也紅紫不以爲褻服註王肅曰褻服私居
非公會之服者也皆不正褻尙不衣正服無所施
當暑纁絺綌必表而出註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絺
綌葛也必表而出加上衣也緇衣羔裘素衣麤裘
黃衣狐裘註孔安國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褻
裘長短右袂註孔安國曰私家裘長主溫也短者

袂便作事也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註孔安國曰
今被也狐貉之厚以居註鄭元曰在家以接賓客
也去喪無所不佩註孔安國曰去除也非喪則備
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註王肅曰衣必有殺
縫唯帷裳無殺也羔裘玄冠不以弔註孔安國曰
喪主素吉主元吉凶異服故不相弔也吉月必朝
服而朝註孔安國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也
齊必有明衣布註孔安國曰以布爲沐浴衣也
君子至衣布。云君子不以緇緇飾者君子者自
士以上士以上衣服有法不可雜色也緇緇者孔

論翼解義疏卷五

三

意言緇是元色也緇是淺絳色也飾者衣之領袖
緣也所以不用緇緇爲衣領袖緣者元是齋服若
用緇爲衣飾是似衣齋服故不用也又三年之喪
練而受淺絳爲緣也若用緇爲衣飾是似衣喪服
故不敢用也故云君子不以緇緇飾也云紅紫不
以爲藝服者紅紫非正色也藝服私褻之服非正
衣也褻尚不衣則正服故宜不用也所以言此者
爲時多重紅紫棄正色故孔子不衣之也故後卷
云惡紫之奪朱也鄭元注云緇緇紫元之類也紅
纁之類也元纁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緇緇木染
不可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爲藝服而已飾謂純
緣也侃案五方正色青赤白黑黃五方間色綠爲
青之閒紅爲赤之閒碧爲白之閒紫爲黑之閒緇
爲黃之閒也故不用紅紫言是閒色也所以爲閒
者穎子嚴云東方木木色青木剋於土土色黃以
青加黃故爲綠綠爲東方之閒也又南方火火色
赤火剋金金色白以赤加白故爲紅紅爲南方閒
也又西方金金色白金剋木木色青以白加青故

爲碧碧爲西方間也又北方水水色黑水剋火火色赤以黑加赤故爲紫紫爲北方間也又中央土色黃土剋水水色黑以黃加黑故爲緇黃緇黃爲中央間也緇黃黃黑之色也又一注云東甲乙木南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庚辛金北壬癸水以木剋土戊以妹己嫁於木甲是黃入於青故爲綠也又火剋金庚以妹辛嫁於丙是白入於赤故爲紅也又金剋木甲以妹乙嫁於庚是青入於白故爲碧也又水剋火丙以妹丁嫁於壬是赤入於黑故爲紫也又土剋水壬以妹癸嫁於戊是黑入於黃故爲緇黃者也云當暑云云者暑熱也緇單也緇細練葛也緇大練葛也表謂加上衣也古人冬則衣裘夏則衣葛也若在家則裘葛之上亦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雖熱絺綌可單若出下可單則必加上衣也故云必表而出也然裘上出亦必加衣而獨云當暑絺綌者嫌暑熱不加故特明之也然又衣裏之裘必隨上衣之色使衣裘相稱則葛之爲衣亦未必隨上衣色也云緇衣

論義解義疏卷五

七

羔裘者裘色既隨衣故此仍明裘上之衣也緇染黑七入者也元則六入色也羔者烏羊也裘與上衣相稱則緇衣之內故曰羔裘也緇衣服者元冠十五升緇布衣素積裳也素積者用素服之裝積攝之無數故云素積也此是諸侯朝服也諸侯視朝與羣臣同服孔子是魯臣故亦服此服也日朝君也云素衣麕裘者素衣謂衣裳並用素也麕鹿子也鹿子色近白與素微相稱也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喪服則大鹿爲裘也故檀弓云鹿裘橫長祛是也此凶荒之服既輕故裘用鹿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或云大蝠祭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鄭元注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注云素服衣裳皆素也云黃衣狐裘者此服謂蜡祭宗廟五祀也歲終大蜡報功象物色黃落故著黃衣黃冠也而狐貉亦黃故特爲裘以相稱也孔子爲臣助蜡祭亦隨君著之黃衣也故禮運云昔者仲尼預於蜡賓是也鄭元注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注云祭

謂旣蜡臘先祖立祀也又云論語云黃衣狐裘案鄭以論語黃衣卽是郊特牲蜡臘祭廟服也云裘衣故不云衣也家居主溫暖故長爲衣也而右臂是有事之用故短爲右袂使作事便也袂謂衣屬身者也若手閒屬袂者則名袂亦曰袖也云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者寢衣謂被也宜長故長一身有半也云狐貉之厚以居者此謂在家接賓客之裘也家居主溫故厚爲之也旣接賓客則其上亦應有衣也云去喪無所不佩者去喪謂三年喪畢喪服已除也無所不佩謂佩已今吉所宜得佩者悉佩之也嫌旣經喪親恐除服後猶宜有異故特明之者也云非帷裳則慢殺之者帷裳謂帷幔之屬也殺謂縫之也若非帷幔裳則慢殺之以殺縫之而置裏不殺之而在外而帷裳但刺連之如今服屨不有裏外殺縫之異也所以然者帷幔內外竝爲人所見必須飾故刺連之而已也所以喪服云凡裳內削幅裳外不削幅鄭注云削猶殺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五

云

而鄭注此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齋陪腰者也云羔裘元冠不以弔者弔喪也喪凶主素故羔元不用弔也云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吉月者月朔也朝服者凡言朝服唯是元冠緇布衣素積裳今此云朝服謂皮弁十五升曰布衣素積裳也服是亦謂爲朝服者天子用之以日視朝今朝服是從天子受名也諸侯用之以視朝孔子魯臣亦得與君同服故月朔必服之也然魯自文公不視朔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孔子是哀公之臣應無隨君視朝之事而云必服之者當是君雖不視朔而孔子月朔必服而以朝是我愛其禮也云齊必有明衣布者謂齋浴時所著之衣也浴竟身未燥未堪著好衣又不可露肉故用布爲衣如衫而長身也著之以待身燥故玉藻云君衣布晞身是也。註孔安國曰至飾衣也。然案孔以紺爲齋服盛色或可言紺深於元爲似齋服故不用也而禮家三年練以練爲深衣領緣不云用練且檢考

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則緇非復淺
絳明矣故解者相承皆云孔此注誤也。註鄭元
曰至客也。然前襲裘亦應是狐貉之厚也。註
孔安國曰至佩也。備佩所宜佩若爲大夫而元
冕公侯衮鷩之屬及佩玉佩之飾也。註孔安國
曰至服也。皮弁以鹿皮爲弁弁形如今祭酒道
士扶容冠而無邊葉也身著十五升白布衣素積
裳而頭著皮弁也天子皮弁服內則著素錦衣狐
白裘諸侯皮弁服內著狐黃裘黃錦衣也卿大夫
不得衣錦而皮弁服內當著麕裘青紵紵衣以
裼之者也。註孔安國曰以布爲沐浴衣。然浴
時乃用布便乎待肉燥江長云沐者當是沐浴時
亦衣此服置衣
上以辟身溼也

齊必變食註孔安國曰改常食也居必遷坐註孔

安國曰易常處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饁而餽

論語解義疏卷五

五

註孔安國曰饁餽是味變也魚餒而肉敗不食註

孔安國曰魚敗曰餒也色惡不食是惡不食失飪

不食註孔安國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也不時不食

註鄭元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割不正不食不

得其醬不食註馬融曰魚膾非芥醬不食肉雖多

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

撤薑食註孔安國曰撤去也齊禁薰物薑辛而不

薰故不去也不多食註孔安國曰不過飽也祭於

公不宿肉註周生烈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

以班賜不畱神惠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

之矣註鄭元曰自其家祭肉也過三日不食是褻

鬼神之餘也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亦祭必

齊如也註孔安國曰齊嚴敬貌也三物雖薄祭之

必敬也註齊必至如也。云齊必變食者方應接

坐者亦不坐恆居之坐也故於祭前必先散齊於路

寢門外七日又致齊於路寢中三日也故范甯云

齊以敬潔為主以期神明之享故改常之食遷居

齊室也云食不厭精者此兼明平常禮也食若

則誤人生疾故調和不厭精潔也云膾不厭細者

細切魚及肉皆曰膾也既膾食之故不厭細者也

云食饒而餽者餽謂飲食經久而腐臭也餽謂經

久而味惡也如乾魚乾肉久而味惡也爾雅云食

饒謂之餽李充注云皆飲食壞敗之名也云魚餒

者餒謂魚臭壞也魚敗而餒餒然也云而肉敗者

肉臭壞也爾雅云肉謂之敗魚謂之餒李巡云肉

敗久則臭魚餒肉爛云不食者自食饒而餽以下

並久則不可食也云色惡不食者食失常色是為色惡

色惡則不可食也云臭惡不食者臭惡謂饒臭不
宜食故不食也云失饪不食者失饪謂失生熟節
也煮食或未熟或已過熟或不食也云不時不食
者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非其時則不宜食故不
食也江熙云不時謂生非其時若冬梅李實也云
割不正不食者古人割肉必方正若不方則割之
故不食也江熙云殺不以道為不正也云不得其
醬不食者食味各有所宜羶醯菹食魚膾芥醬並
相宜也故若食不得所宜之醬則不食也云肉雖
多不使勝食氣者勝猶多也食謂飽饜也食氣多
肉少則肉美若肉多他食少則肉不美故不使肉
勝食氣也亦因殺止多殺也云唯酒無量不及亂
者酒雖多無有限量而人宜隨己能而飲不得及

論彙解義疏卷五

至於醉亂也。一云不格人爲量而隨人所能。而真
亂也。云沽酒市脯不食者。酒不自作。則未必清淨。
脯不自作。則不知何物之肉。故沽市所得。皆所不
食也。或問曰。沽酒不飲。則詩那云。無酒沽我乎。答
曰。論所明是祭神不用詩。所明是人得用也。云不
撤薑食者。撤除也。齊禁薰物。薑辛而不薰。嫌亦祭
之。故明食時不除薑者也。云不多食者。多則傷廉
故不多也。江熙云。少所啖也。云祭於公。不宿肉者。
祭於公。謂孔子任時助君祭也。助祭必得賜俎。得
賜俎。還卽分賦食之。不得留宿。經宿。經宿。是慢鬼
神餘也。云祭肉云云者。謂家自祭也。自祭肉多。故
許經宿。但不得出。三日。出三日。是褻慢鬼神之餘
故人亦不得後食之也。云食不語寢。不言者。言是
宜出已語。是答述也。食須加益。故許言而不許。
語則口可惜。亦不敬也。寢是眠臥。眠臥須靜。若言
則驚。闕於人。故不言也。云雖蔬云云者。蔬食。麤菜
也。菜羹。蔬祭。謂用麤食菜羹及菘。持此三物供祭
也。三物雖薄。而必宜盡齊敬之。理鬼神饗德不饗

論彙解義疏卷五

五

味故也。註孔安國曰。饗。鼈味變也。鼈。鼈變
也。鼈味變也。註馬融曰。魚膽非芥醬不食。古
者齊菹。菹三者通名也。芥醬卽芥齊也。註周生
烈曰。至惠也。牲體謂隨臣貴賤。以牲骨體爲俎
賜之。祭統云。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是也。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註孔安國

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

畢。出孔子從而後出也。註席不至出矣。云席不

不周。正則不坐之也。故范甯云。正席所以恭敬也。

或云。如禮所言。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是各有

其正者也。云鄉人云云者。鄉人飲酒。謂鄉飲酒之

禮也。杖者。老人也。禮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故
呼老人爲杖者也。鄉人飲酒者。貴齡崇年。故出入
以老人者爲節也。若飲酒禮畢。杖者先出。則同飲

之入乃從之而出故云杖者出斯出矣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註孔安國曰儺驅逐疫

鬼也恐驚先祖故朝服立廟之阼階也註鄉人至

云鄉人儺者儺者逐疫鬼也為陰陽之氣不即時

退疫鬼隨而為人作禍故天子使方相八黃金四

目蒙熊皮執戈揚楯元衣朱裳口作儺聲之聲以

厭疫鬼也一年三過為之三月八月十一月也故

月令季春云命國儺鄭元云此儺儺陰氣也陰寒

至此不止害將及人厲鬼隨之而出行至仲秋又

云天子乃儺鄭元云此儺儺陽氣也陽暑至此不

衰害亦將及人厲鬼亦隨之而出行至季冬又云

命有司大儺鄭云此儺儺陰氣也厲鬼將隨強陰

出害人也侃案三儺二是儺陰一是儺陽陰陽乃

異俱是天子所命春是一年之始彌畏災害故命

國民家家悉儺八月儺陽陽是君法臣民不可儺

論語集注卷五

君故稱天子乃儺也十二月儺雖是陰既非一年之急故民亦不得同儺也今云鄉人儺是三月也云謂服而立於阼階者阼階東階主人之階也孔子問鄉人逐鬼恐見驚動宗廟故著朝服而立於阼階以待先祖為孝之心也朝服者元冠緇布衣素積裳是鄉大夫之祭服也禮唯孤卿爵弁自祭若鄉大夫以下悉元冠也自齊祭齊祭不異冠服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註孔安國曰拜送使者

敬之也註問人至送之。問者謂更相聘問也他

而遣使往彼聘問時也既敬彼君故遣使使者去

則再拜送之也為人臣禮乃無外交而孔子聖人

應聘東西無疑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註苞氏曰遣孔子藥也曰丘

未達不敢嘗註孔安國曰未知其故故不嘗禮也

康子至政嘗註云康子饋藥拜而受之者饋藥也魯季康子餉孔子藥也孔子得彼餉而拜受

是禮也註云曰丘未達不敢嘗者達猶曉解也孔子雖拜受而不遂飲故稱名云丘未曉此藥治何疾

故不敢飲嘗之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註鄭元曰重入賤

畜也退朝者自魯之朝來歸也註廐焚至問馬

馬之處也焚燒也孔子家養馬處被燒也註云子退朝者孔子早十朝朝竟而退還家也少儀云朝廷

口退也云曰傷人乎不問馬者從朝還退見廐遭火輒是養馬處而孔子不問傷馬唯問傷人乎是

重入賤馬故云不問馬也王弼曰孔子時為魯司寇自公朝退而之火所不問馬者矯時重馬者也

論禮義疏卷五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註孔安國曰敬君惠也既

嘗之乃以班賜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註孔安國

曰薦薦其先祖也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

先飯註鄭元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為先嘗食然

也註君賜至先飯云君賜食云云者席猶也

敬君之惠也云君賜腥云云者謂君賜孔子腥肉也薦薦宗廟也孔子受之者熟而薦宗廟重祭君

賜也賜熟食不薦者熟為褻也云君賜生必畜之者生謂活物也得所賜活物當養畜之待至祭祀

時充牲用也云侍食於君者謂孔子侍君共食之時也云君祭先飯者祭謂祭食之先也夫禮食必

先取食種糧出片子置俎豆邊地名為祭祭者報昔初造此食者也君子得惠不忘報故將食而先

出報也當君政祭食之時而臣先取飯食之故云
先飯飯食也所以然者示為君先嘗食先知調和
之是非
者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註苞氏曰夫子疾也

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大帶也不敢

不衣朝服見君也註疾君至拖紳云疾君視之

病而魯君來視之也此君是哀公也云東首者病

者欲生東是生陽之氣故眠頭首東也故玉藻云

君子之居恆當于戶寢恆東首是也云加朝服

拖紳者加覆也朝服謂健時從君日視朝之服也

拖猶牽也紳大帶也朝服覆於體上而牽引大帶於

君不宜私服故加朝服覆於體上而牽引大帶於

心下至是如健時著衣之為也註苞氏曰夫子疾

也處南牖之下。病本當戶在北壁下東首君既

來而君不宜北面故移處南窗之下各君入戶而

西轉面得南向也故繫鞶云南牖下欲冷南面視

之者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註鄭元曰急趨君命也出行

而車既駕隨之註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謂若有

得召不俟駕車而即徒趨而往也故玉藻云君命

召以三節一節以趨一節以走一節以在宮不俟履在家

不可徒行故後人駕車而隨之使乘之也
入大廟每事問註鄭元曰為君助祭也大廟周公
廟也註入大廟每事問。或云此句煩重舊通云
行之事故前是記孔子對或人之時此是錄平生常
兩出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註孔安國曰重朋友之

恩也無所歸無親昵也註朋友至我殯。殯謂停

子有朋友在孔子之家死而此朋友無親情來奔

喪者故云無所歸也既未有所歸故曰於我殯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註孔安國曰不拜

有通財之義也註朋友至不拜。云朋友之饋者

非祭肉不拜者車馬家財之大者也朋友有通財

之義故雖復見餉車馬而我不拜謝也所可拜者

若朋友見餉其家之祭肉雖小亦拜受之

敬祭故也故云雖車馬非祭肉不拜也

寢不尸註苞氏曰不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

也居不容註孔安國曰為室家之敬難久也註寢

尸居不容。云寢不尸者寢眠也尸謂死尸也眠

當小歛不得直脚申布似於死人者也云居不容

者謂家中常居也家主和怡燕居先溫溫故不為

容自處者也。註苞氏曰至人也。偃眠也展

舒也曲禮云寢無伏此云不偃臥四體展舒

手足似死人則不得覆却唯當歛而小屈也

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註孔安國曰狎者素相親

狎也見冕者與蓍者雖褻必以貌註周生烈曰褻

謂數相見也必當以貌禮也凶服者式之式負版

者註孔安國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也負版持邦

國之圖籍者也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註孔安國曰

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也迅雷風烈必變註鄭元

曰敬天之怒也風疾雷為烈也子見至必變

御謂素相親狎也哀有喪故必變必變謂必作必

趨也云見冕云云者褻謂無親而卑敬者也曾在

位血不成人故必以貌以貌變色對之也變重貌

輕親狎重故言變卑褻輕故以貌也然前篇必作

必趨謂見疎者也云凶服者式之者凶服送死人

衣物也孔子見他人送死之衣物必為敬而式之

也式者古人乘路車如今龍旂車皆於車中尚立

倚立難久故於車箱上安一橫木以手隱憑之謂

之為較詩云倚重較是也又於較之下未至車牀

半許安一橫木名為軾若在車上應為敬時則落

手憑軾憑軾則身俯僕故云式之式軾也云式負

版者者負謂擔揭也版謂邦國圖籍也古未有紙

凡所書畫皆於版故云版也孔子見人擔揭國之

圖版者皆式敬之也云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者作

起也孔子見主人食饌有盛平常故變色而起也

所以然者主人自親饋故容起敬也云迅雷風烈

論翼解義疏卷五

五

必變者迅疾也風而雷疾急名為烈也風疾而雷
此是陰陽氣激為天之怒故孔子自整變顏容以
敬之也故玉藻云若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
必與衣服冠而坐是也註孔安國曰至者也
云凶服者送死之衣物者此釋式凶服也云負版
云云者鄭司農注宮伯職云版名籍也以版為之
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鄭康成注內宰云版謂宮
中閭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王及后世子之
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註孔安國曰
至饋也親饋謂主人自執食設之

升車必正立執綏註周生烈曰正立執綏所以為

安也車中不內顧註苞氏曰與中不內顧者前視

不過衡柅旁視不過轡轂也不疾言不親指升

至親指云升車必正立執綏者謂孔子升車禮
也綏牽以上車之繩也若升車時則正立而執綏

以上所以爲安也。云車中不內顧者，內顧後也。顧
迴頭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後顧也。所以然者，後人
從己者，不能常正。若轉顧見之，則掩人私，不備非
大德之所爲，故不爲也。故論輩云：不掩人之不備
也。云不疾言者，疾，高急也。在車上言易高，故不疾
言爲驚於人也。故繆協云：車行則言傷疾也。云不
親指者，車上既高，亦不得手有所親指點爲惑下
人也。註苞氏曰：至轂也。云輿中云云者，車牀
名輿，故云輿中也。衡，扼轅端也。若前視不得遠，故
曲禮云：立視五籌，五籌九丈九尺地也。式視馬尾
馬尾，近在車牀欄間也。立是不過衡扼之類也。云
旁視不過轆轤者，旁謂兩邊也。轆轤在車箱兩邊
三分居前之一，承較者也。較在箱外。
當人兩邊，故云旁視不過轆轤也。

色斯舉矣。註馬融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

集。註周生烈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也。曰山梁雌

論語集解義疏卷五

三

雉時哉時哉。子路供之三嗅而作。註言山梁雌雉

得其時而人不得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供

具之，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起也。註色斯至

云色斯舉矣者，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

跡詳矣。有其禮而無其時，蓋天運之極也。將有遠

之感，高與故色斯舉矣。云翔而後集者，謂孔子所至

之處也。必迴翔審觀之後，乃下集也。云曰山梁雌

雉時哉者，此記者記孔子因所見而有歎也。梁者

以木架水上可踐渡水之處也。孔子從山梁間過
見山梁間有此雌雉也。時哉者，言雉逍遙得時所
也。所以有歎者，言人遭亂世，翔集不得其所，是失
時矣。而不如山梁間之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是
得其時故歎之也。獨云雌者，因所見而言也。云子
路供之者，子路不違孔子時哉時哉之歎而謂歎

雖雉是時月之味故馳逐驅拍遂得雌雉煮熟而
進以供養孔子故云子路供之也云三嗅而作者
嗅謂鼻歆翕其氣也作起也子路不達孔子意而
供此熟雉乖孔子本心孔子若直爾不食則恐子
路生怨若遂而食之則又乖我本心故先一嗅氣
而後乃起亦如得食不食之間也顯散云夫栖遲
一丘雉之道適也不以剛武傷性雌之德也故於
翕集之下繼以斯歆而伸由之獻偶與歆不詰若
卽饗之則事與情反若棄而弗御則似由也有失
故三嗅而起則心事雙合虞氏贊曰色斯舉矣翔
而後集此以人事喻於雉也雉之爲物精敏難狎
譬人在亂世去危就安當如雉也曰山梁雌雉時
哉以此解上義也時者是也供猶設也言子路見
雉在山梁因設食物以張之雉性明敏知其非常
三嗅而作去不食其供也
正言雌者記子路所見也

論語集義疏卷五

五

論語集義疏卷第五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六

魏

下

集解

義疏



論語先進第十一

論

先進者此篇明弟子進受業

教鄉黨則進受業者宜有先後故先進次鄉黨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

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六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子曰至先進。云云

子將欲還淳反素重古賤今故稱禮樂有君子野人之異也先進後進者謂先後輩人也先輩謂五帝以上也後輩謂三王以還也進於禮樂者謂其時諸人進行於禮樂者也野人質朴之稱也君子會時之目也孔子言以今人文觀古古質而今文文則能隨時之中此故為當世之君子也質則朴素而違俗是故為當世之野人也云如用云云者如猶若也若此方先後二時而用為教則我從先進者也所以然者古為純素故可從式。註先進至人也。云先進云者時淳則禮樂損時澆則禮樂益若以益觀損損則為野人若以損行益得則為君子也云後進云云此謂以益行益俱得時中故謂為君子也云先進云云者以今觀昔則有古風以古比今故為野人。云云。苞氏曰云云

。先造此三王乃為古比
結繩則為今故云近古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者也鄭元曰言弟

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

其所也子曰至者也。孔子言時止則止非惟

亦失于時不及仕進也徒雖從我在陳蔡者

也唯聖人安時而處從故不期於通寒然從我於

陳蔡者何能不以窮達為小邪故感於天地將

閉君子道消而恨二三子不及開泰之門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

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初無子曰者是記者

者孔子門徒三千而唯有此以下十人名為四科

四科者德行也言語也政事也文學也德行為

生之本故為第一以冠初也而顏閔及二冉合其

名矣王雱曰此四科者各舉其才長也顏淵德行

之後尤兼之矣范甯曰德行謂百行之美也四子

俱在德行之日而顏子為其冠云言語宰我子

貢者第二科也宰我及端木云政事冉有季路者

第三科也冉仲二人合其目也范甯曰政事謂治

國之政也云文學子游子夏者第四科也言語及

卜商二人合其目也范甯曰文學謂善先王典文

王雱曰弟子才不徒益其美者以表業分名

其餘則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佩案兩科次第

立德行為首乃為可解而言語為次者言語君子

樞機為德行之急故次德行也而政事是人事之

別比言語為緩故次言語也文學指

博學古文故此三事為泰故最後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孔安

論語集注卷六

二

猶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可發起增益於己

地

子曰至不說。聖人為教須賢啓發游參之

助我者於吾言無所不說也孫綽曰所以每說吾
言此欲以曉衆且明理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為人孝開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騫曰言閔子騫為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

善故人不得有非閔之言也

兄為昆昆明也尊而言之也言子騫至孝事父母

兄弟盡於美善故凡人物論無有非閔之言於子

言之無閒謂盡美也

論叢解蓋卷六

南容三復白圭

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

是其心慎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云南容三復白圭者復猶反也詩云白圭之玷尚

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是白玉有玷缺尚可

磨治令其全好若人言忽有瑕玷則駟馬不及故

云不可為也南容慎言語讀詩至白圭之句乃三

過反覆修飾無已之意也孔子云云者重明南

容深味白圭擬志無玷豈與繆繼非罪同其流致

女攸歸見夫子之讓心也侃
已有釋在公治長篇中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

季康子

孫綽曰不應生而生為幸不應死而死曰不幸

侃謂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舊有二通一云緣

哀公有遷怒貳過之事故孔子因答以箴之也康

子無此事故不煩言也又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

須具荅而康子是臣為卑故略以相酬也故江熙

曰此與哀公問同哀公雖無以賞要以禮對至於

康子則可量其所及而荅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註孔安國曰顏路

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

不可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吾以不可

徒行註孔安國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為

大夫故言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是謙之辭

也註顏淵死至徒行。云顏淵死云云者顏路顏

鯉以管窺也。魯家貧死無槨故其父就孔子請車

之從將厚其禮路卒請而行恐有未允而未審制

也。孔子將不以車與之故先說此以拒之才謂顏淵

也。不才謂鯉也。言才與不才誠當有異若各本天

賜於其父則同是其子也。云鯉也云云者既天屬

各深惜我子死我自有車何不賣之營柩今汝子

死寧欲請我之車耶。鯉曰子才不可貪求備

論語集注卷六

四

云云吾云云遺又解不步行之意也言大夫位爵已尊不可步行故也然實為大夫而云從大夫後者孔子謙也猶今人為官而云在府末國末也江熙曰不可徒行距之辭也可則與故仍駭左驂賻舊館人不可則距故不許路請也經也無柳將以之且簞也

顏淵死子曰噫註查氏曰噫痛傷也天喪子天

喪子註天喪子者若喪己也註者痛傷之甚也

顏淵死至喪子。云云顏淵死子曰噫者噫痛傷也註之聲也淵死遣使報有子孔子傷痛之故云噫也云天喪子者喪猶亡也子我

須賢輔如天將降雨必先山澤註為教化今淵既死是孔道亦亡故云天喪子也註欲曰顏是亞聖人之偶然則顏孔自然之對物一氣之別形元妙所以藏寄既道旨所由顯明發顏淵死則夫子體缺

故曰天喪子噫哉卒實之情非過痛之辭將矣聖賢之域宜自此覺之也註繆協曰夫投竿淵深安知江海之有惡也何者俱不究其極也是以西河之人疑子夏為夫子試叔賢子貢於仲尼斯非其類耶顏回盡形外者神故知孔子理在回知淵亦唯孔子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六

五

顏淵死子哭之慟註馬融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有慟乎註孔安國曰不自知之悲哀過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註顏淵死至為慟也

慟者謂顏淵死孔子往顏家哭之也慟謂哀甚也既如喪已所以慟也郭象曰人哭亦哭人慟亦慟蓋無情者與物化也繆協曰聖人體無哀樂而能以哀樂為體不失過也云從者曰子慟矣者從者謂諸弟子也隨孔子往顏淵家有見孔子哀甚故云子慟矣云子曰有慟乎者孔子不自知慟故問

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註顏淵死至為慟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註馬融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有慟乎註孔安國曰不自知之悲哀過也

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註顏淵死至為慟也

慟者謂顏淵死孔子往顏家哭之也慟謂哀甚也既如喪已所以慟也郭象曰人哭亦哭人慟亦慟蓋無情者與物化也繆協曰聖人體無哀樂而能以哀樂為體不失過也云從者曰子慟矣者從者謂諸弟子也隨孔子往顏淵家有見孔子哀甚故云子慟矣云子曰有慟乎者孔子不自知慟故問

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註顏淵死至為慟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註馬融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有慟乎註孔安國曰不自知之悲哀過也

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註顏淵死至為慟也

之有慟乎云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者初既不自知又向諸弟子明所以動意也夫人指顏淵也
言若不為顏淵哀慟而應為誰慟事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註禮貧富各有宜

顏淵家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也門人厚葬

之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

也夫註子也註馬融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

門人厚葬之我不得制止也非其厚葬故云爾也

註淵死至子也。云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者

孔子曰人欲厚葬朋友也云子曰不可者孔子止

門人之厚葬故云不可也王陽曰有財死則有禮

無財則已焉既而備禮則近厚葬矣故云孔子不

聽也云門人厚葬之言不從孔子言也范甯曰厚

葬非以欲不許也門人欲厚葬何也緣回父有厚

葬之意故欲遂門人之深情也云子曰云云者同

不能止回無憾是視回不厚也云非我也夫

二三子也云言此貧而過厚是非是我也故

是夫二三子意也二三子則傾亦在其中也范

伯曰言回雖以父事我我不得以子禮回難曰師

徒義變天屬今父欲厚葬豈得制止言厚葬非義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

曰未知生焉知死註陳群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

之無益故不答也註季路問至知死。云季路問

論語集解義疏卷六

六

見乎此句也周孔之教唯說現在不明過去未一而子路此問事鬼神政言鬼神在幽冥之中其云何也此是問去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言事易汝尚未能見何敢問幽冥之中乎故云焉事鬼云曰敢問死者此又問當來之事也言問人日以後死事云何也云曰未知生焉知死者不答之也言汝尚未知即見生之事難明又焉豫問知死沒也顧歎曰夫從生可以善死盡人可

以應神雖幽顯路殊而誠恒一苟未能此問之無益何處問彼耶

閔子騫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註鄭元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

之貌也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註孔安國曰不得

以壽終也閔如也者卑者在尊者之側曰侍此

論語集義疏卷六

七

明子騫侍於孔子座側也閔閔中正也子騫性中正也云子路行行如也者亦侍孔子座側也行行剛強貌也子路性剛強也云冉有子貢侃侃如也者此二人亦侍側也侃侃和樂也二子竝和樂也云子樂者孔子見四子之各極其性無所隱情故我亦權樂也云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者孔子見子路獨剛強故發此言也田子路名也不得其死然謂必不得壽終也後果死衛亂也袁氏曰道直時邪自然速禍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註

鄭元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

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也子曰夫人不言言

必有中註王肅曰言必有中善其不欲勞民更改

作也魯人至有中。云魯人爲長府者魯人爲君臣爲政者爲作也長者藏名也魯人爲政更造作長府也云閔子騫曰云云子騫譏魯人也仍因也貫事也言爲政之道因舊事自是如之何何必須與有所改作耶如之何猶奈何也云子曰云云者夫人指子騫也言子騫性少言語言語必中於事理也。註藏財貨曰府。財貨錢帛也藏錢帛曰府藏兵甲曰庫也。

子曰由之鼓瑟奚爲於丘之門註馬融曰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也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註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

不解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復解之也註子曰至云子曰云云者子路性剛其鼓琴瑟亦有壯氣孔子知其必不得以壽終故每抑之汝鼓瑟得在於

論語解義卷六

我門我門文雅非用武之處也故自稱名以抑之也奚何也侃謂此門非謂孔子所住之門故是聖德深奧之門也故子貢答武叔曰得其門者或寡也云門人不敬子路者門人見孔子譏瑟便不復敬子路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見門人不敬子路故又爲解之也古人當屋棟下隔斷爲窗戶之外曰堂窗戶之內曰室孔子言子路爲弟子才德已大雖未親入我室亦已登升我堂未易可輕慢也若近而言之卽以屋之堂室爲喻若推而廣之亦謂聖人妙處爲室麤處爲堂故子路得堂顏子入室故下章說善人云亦不入於室是也所以此前言入於門而門人不敬爲其不敬故引之於堂也。註馬融曰至解之也。孔子譏瑟本非謂子路可輕政在於行耳而門人不達斯意承而慢之孔子解說之也

子貢問曰師與商也孰賢乎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過猶不及也。曰：然則師愈與？子曰：然則師愈與？子曰：然則師愈與？子曰：然則師愈與？

張商子夏也。孰誰也。子貢問孔子欲辨而高。為賢勝也。云子曰：師也過者。過謂子張性繁。尤為事好在辨過而不止也。云商也不及者。言子夏性疎。獨行。好不及而止也。云曰：然則師愈與？師愈勝也。了貢又問。若師為事好過好過。則為勝。非云子曰：過猶不及者。答言既俱不得中。則過與不及。無異也。或云：過猶不及也。江燕云：聖人動為物。動人之勝。否未易輕言。兩既但未得中。是不明其優劣。以貽於來者也。

季氏富於周公。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也。曰：孔安國曰：冉求為

論語集注卷六

九

季氏宰為之急賦稅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

攻之可也。曰：季氏至可也。云：季氏富於周公者。季氏

責也。魯臣也。周公天子臣。食采於周。爵為公。故

謂為周公也。蓋周公之後也。天子之臣地廣祿

大。故周公宜富。諸侯之臣地狹祿小。季氏宜貧。而

今魯國公室富。諸侯之臣地狹祿小。季氏宜貧。而

求也。云：冉求冉求也。季氏已富而求時任季氏

為季氏邑宰。反助斂。聚急賦稅以附益季氏之富

也。云：子曰：非吾徒也。者。徒門徒也。孔子言冉求昔

雖是我門徒。而我門徒皆尚仁義。今冉求遂為季

氏急。聚斂則非復吾門徒也。故禮云：孟獻子曰：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畜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言盜臣。乃傷財而聚斂之臣。則傷仁義。傷財不

如傷仁義。云：小子云：者。小子門徒諸弟子也。攻

治也。求既為季氏聚斂。故孔子先云：非復我門徒。

又使諸弟子鳴鼓治之也。所以鳴鼓者，若直爾而怡，不言其過，則聞之者局，故鳴鼓而且言之，則聞者衆也。繆協云：季氏不能納諫，故求也。莫得，臣救匡，救不存，其義屈，故曰非吾徒也。故讓於求，所以深疾季氏。子然問明其義也。註：在安國曰：至上也。天子之宰，卽謂冢宰也。冢宰是有事之職，故云卿士也。註：孔安國曰：至稅也。急賦稅謂斂民下財帛也。

柴也愚 註：弟子高柴也。字子羔，愚，愚直之愚也。參也。

魯 註：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遲鈍也。師也。僻 註：馬

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也。由也。彥 註：鄭

元曰：子路之行失於取彥也。子曰：回也其庶乎。屢

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註：言回庶幾聖

論語集義疏卷六

十一

道雖數空置而樂在其中矣。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憶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

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

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

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

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

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柴也。至屢中。云柴也。

有累也。柴，弟子也。其累在於愚直。王弼云：愚，好仁

過也。云參也。魯者，參曾參也。魯遲鈍也。言曾子性

遲鈍也。王弼云：魯質勝文也。云師也。僻者，師子張也。子張好文，其故云僻也。王弼云：僻，飾過差。

云由也彥者由于子路也子路性剛失在叢彥也王弼云彥剛猛也云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屢空者記者上列四子病重於先自此以下引孔子更舉顏子精能於後解此義者凡有二通一云庶幾也屢每也空窮賤也顏子庶慕於幾故遺忽財利所以家每空貧而箠瓢陋巷也故王弼云庶幾慕聖忽忘財業而數空賤也又一通云空猶虛也言聖人體寂而心恒虛無累故幾動即見而賢人不能體無故不見幾但庶幾慕聖而心或時而虛故曰屢空其虛非一故屢名生焉故顏特進云空非回所體故庶而數得故顏歎云夫無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常也以目聖有一無故每虛以稱賢賢人自無觀之則無欲於有欲自無觀之則有欲於無欲虛而未盡非屢如何大史叔明申之云顏子上賢體具而微則精也故無進退之事就義上以立屢名揆其遺仁義忘禮樂墮支體黜聰明坐忘大通此忘有之義也忘有頓盡非空如何若以聖人驗之

聖人忘忘大賢不能忘忘不能忘忘心復為未盡一未空故屢名生也焉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者此孔子又評子貢累也亦有一通一云不受命者謂子貢性動不能信天任命是不受命也而貨以爲惡也又一通云般仲堪子貢家富不能清素所云賜不榮濁世之祿亦幾庶道者也不雖然有貨殖之業恬給不足所以不敢望回耳亦曰不受命者謂子貢不受孔子教命故云不受命也云憶則屢中者此亦有二通一云憶謂心憶度事宜也言子貢性好憶度是非而屢幸中亦是失也故君子不憶不信也又一通云雖不虛心如顏而憶度事理必亦能屢中也故左傳邾隱公朝魯執玉尚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為主其先亡乎是歲定公卒仲尼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此憶中之類也王弼曰命爵命也憶憶度也子貢雖不受爵命而能富雖不窮理而幸中蓋不逮顏之庶幾輕四子

所病故稱子曰以異之也。註言曰至心也。言回云云。賜也者此注與前通並會云。猶每也。空猶虛中也。者此以下就是後解也。中猶心也。謂虛心也。禮曰虛中以治之。云以聖人之善道者謂孔子也。云教數子之庶幾者。柴參之屬也。並被孔子教於庶幾之事也。云猶不云云。此害者道謂庶幾之道也。緣其各有愚魯僻嗜之害。故不能不知庶幾之事。云其於云云深遠者。唯回一人能懷道深遠。故庶幾虛心云不虛心不能知道者。更明所以須虛心之義也。庶幾之道深遠也。欲知庶幾者。虛心乃知其道也。云子貢無數子病者。無愚魯僻嗜之病也。云然亦不知道者。謂無病應能庶幾。何亦不能乎。云雖不窮理而幸中者。解其不知之由也。申先解禮則屢中也。言子貢不能虛心好憶度。雖不能窮理如顏而有時幸中。幸中故不能知大道也。云雖非天命而偶富者。此釋不受命而貨殖焉也。雖非天命者。謂雖非受當時天子之命也。偶富者。謂家自偶富。非祿位所得也。然

論語集解卷六

非時藏而富之亦非清虛之士故亦不知大道云亦所以不虛心也者。蓋事幸中及家富榮心所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子曰踐迹也言善人不俱循退舊迹而已亦多少

能創業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也子曰論篤

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君子者謂身無鄙行也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

人者也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者此問善人非聖人也問其道云何而可謂為善人也云子曰不踐迹者善人

之法也踐循也迹舊迹也言善人之道亦當別宜
創建善事不得唯依循前人舊迹而已云亦不入
於室者又雖有創立而未必使能入聖人奧室也
能入室者顏子而已云子曰云者此亦答善人
之道也當是異時之問故更稱子曰俱是答善故
共在一章也篤厚也言善人有所論說必出篤厚
謹敬之辭也故云論篤是與也又能行君子之行
故云君子者乎又須顏色莊嚴故云色莊者乎。
註孔安國曰至室也。創業謂創仁義之業也聖
人之奧室卽前云子路升堂矣未入於室是也。
註論篤至人也。云論篤者謂口無擇言者擇者
除麤取好之謂也論篤是言語并善故復無可擇
之言也云君子者云云者所行皆善故無鄙惡也
然此注亦與上互也云色莊者云云省威而不猛
是也云言此云云者三者言行色也云必備三皆
可爲善人明若能有一則亦可爲善人不必備三
也殷仲堪云夫善者淳穆之性體之自然雖不擬
步往迹不能入闕奧室論篤篤質正有君子之一致

焉

論語集義疏卷六

三

子路問聞斯行諸註舊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子曰

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註孔安國曰當

白父兄不可得自專也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

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

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

註孔安國曰惑其問同而答異也子曰求也退故

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註鄭元曰言冉有性謙退

子路務在勝尙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註子路問至

過之。云子路問問斯行諸者斯此也。此此於賑
窮救乏之事也。諸之也。子路問孔子若問有周窮
救乏事便得行之不乎。云子曰有父兄在者人子
無私假與故若有事必先啓告父兄也。云如之何
其問斯行之者既由父兄故已如何問而行乎。言
不可也。云冉有問問斯行諸者與子路問同也。云
子曰問斯行之者此答異也。言問而即行之也。云
公西華云云者公西華疑二人問同而答異故先
領二人之問答也。此領子路問答也。云求也。云云
者此領冉有之問答也。求冉有各也。云亦也。惑者
惑疑惑也。二人問同而孔子答異故已生疑惑。赤
公西華名也。云致問者致果敢也。既惑其深故果
敢而問之。云子曰求也退故進之者答所以答異
義也。言冉求謙退故引之令進所以不云先白父
兄也。云由也兼人故退之。合言子路性行兼人
好在率爾故抑退之。必令白父兄也。或問曰禮若
必諮父兄則子路非抑若必不諮則冉求非引今
夫子云進退請問其旨或答曰夫賑施之理事有

論語集注卷六

四

大小大者車馬小或一禽若其大者必諮小可專
行而由施無大小悉就。不諮求大小悉諮今故抑
由之不諮欲令其就。諮引冉之必諮合其並。不諮
也。但子路性進雖抑而不患其退冉求性退雖引
不嫌其
過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註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

後也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子在何敢死註苞

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註子畏至敢死。

淵後者猶是前被匡人誤圍時顏淵與孔子俱為

匡圍孔子先得出還至家而顏淵後乃得出還至

也云子曰吾以汝為死矣者淵後至而孔子云汝

不還我言汝當死於匡難中云曰子在何敢死

者顏淵之答其有以也夫聖賢影響如天降時雨

山澤必先為出雲孔子既在世則顏回理不得死

死則孔道便絕故淵死而孔云天喪子也庾翼云
顏子未能盡窮理之妙妙有不盡則不可以涉險
津理有未窮則不可以冒屯路故賢不遭聖運否
則必隱聖不值賢微言不顯是以夫子因畏匡而
發問顏子體其旨而仰酬稱入室爲指南啓門徒
以出處豈非聖賢之誠言互相與爲起予者也李
充云聖無慮慮之悔賢無失理之患而斯言何與
乎將以世道交喪利義相蒙或殉名以輕死或昧
利以苟生苟生非存理輕死非明節故發顏子之
死對以定死生之命也。註孔安國曰至後也。
於圍中
相失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註孔安國曰季子
然季氏之子弟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也子

曰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註孔安國曰

論纂解義疏卷六

五

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間安足爲大臣乎所

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

具臣矣註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也曰然則從

之者與註孔安國曰問爲臣皆當從君所欲耶子

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註孔安國曰二子雖從其

主亦不與爲大逆也註季子然問至從也。云季

氏家之子弟也時仲由冉求仕季氏家季子然自

夸己家能得此二賢爲臣故問孔子以謂此二人

可謂大臣不也云子曰云云者此因答而拒之也
子指子然也言子今所問是異事也所以是異事
之問者由求非大臣而汝云可謂大臣故謂汝爲
異事之問也云曾由與求之間者此是舉異問也

會猶則也言汝問所以是異者則問由與求是異
問也云所謂云云者此明大臣之事也以道事君
謂君有惡名必諫也不可則止謂三諫不從則越
境而去者也云今由云云者言今由求二人亦不
諫諫若不從則亦不去不可名此為大臣乃可各
為備具之臣而已也云曰然則從之者與者子然
聞孔子云二人不為大臣故更不以道及不
可則不止若如此者其君有惡事則二人皆從君
為之不平云子曰云云者各言雖不諫不止若君
有獄上之事則二人亦所不從也孫綽云二子者
皆政事之良也而不出具臣之流所免者唯獄之
事其罪亦豈少哉夫抑揚之教不由乎理將以深
激二子然以重季氏之責也繆協稱中正曰所以假
言二子之不能盡諫者以說季氏雖知貴其人而
不能敬其言也註孔安國曰至問之也。自多
猶言己有疾勢能得臣此二人為多也。註孔安
國曰謂子問異事耳。謂
汝所問為異事之間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六

六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註苞氏日子
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也子路曰有
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註孔安國
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
佞者註孔安國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己非而不知
窮者也註子路至佞者。云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者費季氏采邑也季氏邑宰叛而子路
欲使子羔為季氏邑宰也云子曰賊夫人之子者
賊猶害也夫人之子指子羔也孔子言子羔習學
未習熟若使其為政則必乖僻乖僻則為罪累所
及故云賊夫人之子也張憑云季氏不臣由不能
正而使子羔為其邑宰直道而事人焉往不致弊
枉道而事人不亦賊夫人之子乎云子路曰云云

者子路云既邑有民人社稷今爲其宰則是習治
民事神此卽是學亦何必在於讀書然後方謂爲
學乎云子曰云云者孔子以此語罵子路也佞口
才也我言子羔學未習熟所以不欲使之爲政而
汝仍云有民神亦是學何必讀書此是佞辨之辭
故古人所以惡之也繆協云子路以子羔爲學藝
可仕矣而孔子猶曰不可者欲令愈精愈究也而
于時有以佞才惑世竊位要名交不以道仕不由
學以之宰牧徒有民人社稷比之子羔則長短相
形子路舉茲以對者所以深疾當時非美之也夫
子善其來旨故曰是故惡夫
佞者此乃斥時豈議由乎

子路曾皙

註孔安國曰曾皙曾參父也名點也冉有

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

註孔安國曰言我問汝汝無以我長故難對也居則

論語集注卷六

七

曰不吾知也

註孔安國曰汝常居云人不知己也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註孔安國曰如有用汝者則

何以爲治乎子路卒爾而對

註卒爾先三人對也

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

以師旅因之以

饑饉

註苞氏曰攝攝迫乎大國之間也由也爲之

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註方義方也夫子

哂之

註馬融曰哂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

註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

十里小國治之而已也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

足民也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註孔安國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之辭也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註鄭元曰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端元端也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服也小相謂相君禮者黜爾何如鼓瑟希註孔安國曰思所以對故其音希也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註孔安國曰置瑟起

論語集解義疏卷六

五

對也撰具也爲政之具也鏗爾者投瑟之聲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註孔安國曰各言己志一於義無傷之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註苞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者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註周生烈曰善點之獨知時也三子者出會哲後會哲曰夫三子者之言

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吾子何哂由也

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註苞氏曰為

國以禮禮道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唯求則

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如之

何註孔安國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

路不讓也赤也為之小相孰能為之大相註孔安

國曰赤諫言小相耳孰能為大相者也註子路至

云子路云云者此四弟子侍孔子坐也云子曰云

論語集注卷六

九

之也傳汝也言吾今一日年齒長大於汝耳汝等

無以言吾年長而不敬言己志也云居則曰不吾

知也者居謂弟子當居時也吾弟子自謂也言汝

等常居之日則皆自汝無知吾者也云如或云云

治哉云子路卒爾對者禮侍坐於君子君子問

更端則起而對及宜顧望而對而子路不起又不

願望故云卒爾對也卒爾謂無禮儀也云曰千乘

之國乎大國之閒者此子路言志也千乘大國

也傳迫也大國又大有迫近他大國之閒所謂他大

國挾己國於中也云加之師旅者言他大國以

師旅兵刃加陵於己所治之國也云因之以饑饉

者乏穀為饑乏菜為饑言己國既被四方大國兵

陵又自國中因大荒饑也云由也為之者為猶治

也言己國以為他兵所加又荒饑日久由願得此

國治之云比及云云者比至也言由治此國至於

三年而使民人皆勇健又皆知識義方也云夫子

哂之者哂笑也孔子問子路之言而笑之也云求
爾何如者哂由既竟而餘三人無言故孔子又問
再求汝志何如也云對曰方六七十者求其志
也言顛得國地方六七十者而已治之也云如
五六七十者意又自嫌向所言方六七十為大故又
退言如方五六十里者也云願六七十者如五
六十大者已欲得其小也云求也云云者言已願
治此小國若至三年則能使民人足也云如其禮
樂以俟君子者又謙也言己乃能足民而已若教
民之禮樂則已所不能故請俟君子為之也云未
爾何如者求其已竟故更問公西華也云對曰云
云者亦答也非曰猶非謂也答曰己非謂自能願
從此而後學為之也云宗廟之事如會同祭此以
下並言類所學之事也宗廟之事謂人君祭祀為
事如會同諸侯有會同之事時也云端章甫願為
小相為者端元端之服也章甫謂章甫之冠也言
願君有祭祀及會同之事而已元端服章甫之冠
也為小相相君之禮云黜爾何如者亦答既竟又

論語集解義疏卷六

子

爾會曾也云鼓瑟希者鼓猶彈也希疎也黜政彈
瑟既得孔子之問將思所以對之言故彈瑟手遲
而希也云鏗爾舍瑟而作者鏗投瑟聲也舍投
也作起也黜思所對之辭將欲仰答故投瑟而起
也對曰云云者撰具也黜獨云起則求赤起可知也
路求赤云云者撰具也黜獨云起則求赤起可知也
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問黜志異故云人皆所志
各異亦何傷乎汝但當言之云曰暮春者春服既
成者此黜言志也暮春謂建辰夏之三月也年有
四時時有三月初月為孟次者為仲後者為季季
春是三月也不云春季而云暮春者近月未也月
末其時已暖也春服成者天時暖而衣服單給者
成也云得冠者五六人者已加冠成人者也五六
者趣舉其數也云童子六七人者童子未冠之稱
也又有未冠者六七人也或云冠者五六五六三
十人也童子六七六六四十二人也四十二就三
十合為七十二人也孔門升堂者七十二人也云

浴乎沂者沂水名也暮春者既暖故與諸朋友相
隨往沂水而浴也云風乎舞雩者風風涼也舞雩
請雨之壇虛也請雨祭謂之雩雩呼也民不得雨
故吁嗟也祭而巫舞故謂為舞雩也沂水之上
請雨之壇壇上有樹木故入沂浴出登壇在於樹
下逐風涼也故王弼云沂水近孔子宅舞雩曾在
其上壇有樹木游者託焉也云詠而歸者不竟涼
罷日光既稍晚於是朋友詠歌先王之遺歸還孔
子之門也云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者孔子聞
點之願是以喟然而歎也既歎而云吾與點也言
我志與點同也所以與同者當時道消世亂馳競
者衆故諸弟子皆以仕進為心唯點獨識時變故
與之也故李充云善其能樂道知時道遙游詠之
至也夫入各有能性各有尚鮮能舍其所長而為
其所短彼三子者之云誠可各言其志矣然此諸
賢既已漸染風流飡服道化親仰聖師誦之無倦
先生之門豈執政之所先乎嗚呼遠不能一忘鄙
願而齊同于雅好哉諒知情從中來不可假已唯

論語集解義疏卷六

子

會生超然獨對揚德音起于風儀其辭精而遠其
指高而適蓋賣乎固感德之所同也三子之談於
茲爾矣云三子者出者子路求赤三人見孔子與
點故已也先出去也云會者後者在後未去云會
舊曰云三者皆既問後故問孔子也言向者三子
所言之言雖各不同何也云子曰云者孔子答言三
子之言兩由他者點呼孔子為吾子也點又云若各
親是言志則孔子何獨笑子路也乎故云何也云
子曰云云者答笑子路之所由也言我笑子路非
笑其志也故是笑其卒爾不讓故耳夫為國者必
應須禮讓而子路既願治國而卒爾其言無所謙
讓故笑之耳云唯求云云者孔子更證我笑非笑
子路之志也若笑子路有為國之志則冉求亦是
志於為國吾何獨不笑耶既不笑求豈獨笑子路
乎故云唯求非邦也與言是邦也安見方六七
如五六非邦也者亦云是邦也云唯赤云云者
又引赤證我不笑子路志也赤云宗廟會同會同

卽是諸侯之事豈曰非邦而我何獨不笑乎又明
笑非笑志也云赤也云云者又因不許赤謙也言
赤之才德云自願爲小相若以赤爲小誰堪大者
乎赤又是自明己不笑之故因美之也。註馬融
曰哂笑也。商本曰哂大笑口開則哂見故謂哂
爲笑者也。註鄭元曰至禮者。云宗廟之事謂
祭祀者四時及禘祫皆是也。云諸侯時見曰會殷
見曰同者周禮六服各隨服而來是正朝有數也
而時見曰會此無常期諸侯有不庭服者王將有
征討之事則因朝竟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
發禁亦隨其方若東方不服則命與東方諸侯共
征之北是時見曰會也又王十二年一巡狩若王
有事故則六服諸侯並來京師朝王受法此是殷
親曰同也而鄭元注云殷親曰同者周禮又有時
聘曰問殷親曰視並是諸侯遣臣來京師也王有
事故諸侯不得自來而遣臣來聘王此亦無定時
是時聘曰問也又元年六服唯侯服獨來朝京師
人少故諸侯並遣臣來京師視王是殷親曰視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六

五

鄭元云殷見曰同者廣親見之言通也云端元端
云云者章甫殷冠也然周家諸侯日視朝之服服
緇布衣素積裳冠委貌此云元端日視朝者容是
周未禮亂者也云小相謂相君禮者者宗廟及會
同皆是君事而已願相之耳。註孔安國曰至讓
也。徒猶黨輩也言求等所言皆是諸侯事與子
路猶是一黨輩耳笑者本是笑其不讓也

論語顏淵第十二

顏淵孔子弟子也又爲門徒
之冠者也所以次前者進業

之冠莫過顏淵故
顏淵次先進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註馬融曰克己約身

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註馬融曰一日猶見歸況終

身乎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註孔安國曰行善在己不在人者也顏淵曰請問其目註苞氏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也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註鄭元曰此四者就己復禮之目也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註王肅曰

敬事此語必行之註顏淵問至語矣。云顏淵問

子曰云云者姓猶約也復猶反也言若能自約儉己身返反於禮中則爲仁也于時爲奢泰過禮故云禮也云身能使禮反返身中則爲仁也范甯云克責也復禮謂責克己失禮也非仁者則不能責己復禮故能自責己復禮則爲仁矣云一日云云者更解克己復禮所以爲仁之義也言人君若

論語集義卷六

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民咸歸於仁君也范甯云亂世之主不能一日克己故言一日也云爲仁云云者行仁一日而民見歸所以是由己不由他人也范甯云言爲仁在我豈俟彼爲仁耶云顏淵曰請問其目者淵又請求克己復禮之條目也云子曰云云者此舉復禮之目也既每事用禮所以是復禮也云顏淵曰云云者回聞條目而敬受之也敏達也斯此也言回雖不達仁禮之理而請敬學此語專猶用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註孔

安國曰爲仁之道莫尚乎敬也已所不欲勿施於

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註苞氏曰在邦爲諸侯也

在家爲卿大夫也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問至語矣。云仲弓問仁者亦諍仁也。云敬如見大賓見大賓必起敬也。言若行出門恒起恭恒用心敬之如承事大祭大祭祭郊廟也。然范甯云大賓君臣嘉會也大祭國祭也。仁者舉躬使民事如此也。傳稱曰季言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恕己及物則爲仁也。先二事明敬後一事明恕。敬二事乃爲仁也。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在邦爲諸侯也。在家爲卿大夫也。既出門及使民皆教又恕己及物三事並足故爲民人所懷無復相怨者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註孔安國曰訥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犁也。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已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註孔安國

論語集注疏卷六

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矣。司馬牛問至訥

問仁者司馬牛是桓魋弟也亦問仁也。云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者答之也。訥難也古者言之不出恐行之不逮故仁者必不易出言故云其言也訥。云仁道既深不得輕說故言於人仁事必爲難也。王弼曰情發於言志淺則言疎思深則言訥也。云曰其云云者牛又疑云言語之難便可謂此爲仁乎。云云者又答也爲猶行也凡行事不易則言語豈得妄出而不難乎。又云行仁既難言仁豈得易放江熙云禮記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夫易言仁者不行之者也。行仁然後知勉仁爲難故不敢輕言也。註牛宋人弟子司馬犁也。犁牛名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註孔安國曰牛

兄桓繼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

曰不憂不懼斯可謂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

何憂何懼註苞氏曰疾病也內省無罪惡無所可

憂懼也○同馬牛問至何懼○云司馬牛問君子

也君子則蕩蕩故不憂懼也云子曰云云者答

君子之行不省不憂懼而已故又落之云子曰云

云者內省謂反自視己心也疾病也言人生若外

無罪惡內則視己心無有惡病則何所憂懼乎○

過及己故孔子釋云君子不應憂懼者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註鄭元曰牛兄桓

魋行惡死喪無日我獨為無兄弟也子夏曰商聞

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

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

弟也註苞氏曰君子疎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

以禮親也○司馬牛憂至弟也○云司馬牛憂者

孔子而答云君子不憂也云曰人云云者此所憂

之事也亡無也牛兄行惡必致殘滅不日則夕即

今雖暫在與無何異故云我獨亡也云子夏曰商

聞之矣者商子夏各也聞牛之言故自稱各而為

牛解之也不敢言出已故云聞之云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者此是我所聞為說不須憂之事也言死

論語集解義疏卷六

五

緩也繆播云死生者所稟之性分富貴者所遇之
通塞人能命養之以福不能令所稟易分不可
易命也能脩道以待賈不能遭時必泰泰不可必
天也天之爲言自然之勢運不爲主人之貴賤也
云君子敬而無失者死生富貴既理不易故當委
之天命此處無憂而此句以下自可人事易爲脩
理也敬而無失是廣愛衆也君子自敬已身則與
物無失者也云與人恭而有禮者此謂恭而親仁
也人猶仁也若彼有仁者當恭而禮之也云四海
之內皆爲兄弟也者疎惡者無失善者恭禮故四
海九州皆可觀禮如兄弟也云君子何患乎無兄
弟也者既遠近可觀故不須憂患於無兄弟也
註死喪無日。無日猶無後餘一日也。註苞氏
曰至親也。疎惡解敬而無失友賢釋與人恭而
有禮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

論語集解義疏卷六

天

也已矣註鄭元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以漸成
入之禍也馬融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
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註

馬融曰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
及之也註子張問至已矣。云子張問明者問人
譖者答也浸潤猶漸漬也譖譏誇也夫拙爲譖者
則人易覺巧爲譖者日日漸漬細進潛當時使人
受而不覺如水之浸潤漸漬久久必溼也故謂能
譖者爲浸潤之譖也云膚受之愬者膚者人肉皮
上之薄縹也愬者相訴訟也抽相訴者亦易覺
也若巧相訴害者亦日日積漸進爲如人皮膚
之受塵垢當時不覺久久方觀不淨故謂能訴害
人者爲膚受之愬也云不行云云者言人若覺彼

浸諸膚訴害使二事不行則可謂爲有明也云浸
謂云云者又廣荅也言若使二事不行非唯是明
亦是高遠之德也孫綽云問明而及遠者其有高
旨乎夫積明察以勝讒猶火發滅之以水雖消災
有方亦已殆矣若遠而絕之則後根元拔鐵巧無
迹而遠體默全故知二辭雖同而後論顯深微顯
之義其在茲乎顏延之云諧潤不行雖由於明明
見之深乃出於體遠體遠不對於精僞故功歸於
明見斥言其功故曰明極言其本故曰遠也。註
巧懇者也如馬意則謂內實之詠可受若皮膚外
語虛妄則謂爲膚受也然馬此注與鄭不類也若
曲曰使相類則當云皮膚外語非內實也
者卽是膏懇積漸入於皮膚非內實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令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
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

論語集解義疏卷六

七

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

立註孔安國曰死者古今常道也人皆有之治邦

不可失信也

子貢問至不立。云子貢問政者

之也食爲民本故先須足食也時澆復須防衛故
次足兵也雖有食有兵若君無信則民衆離背故
必使民信之也云子貢曰云云者已止也子貢又
諮云已奉知治國必須食兵信三事若假令被遇
必使除三事之一而辭不得止則三事先去何者
耶云曰去兵者若也兵此二者爲劣若事不獲已
則先可去兵也云曰必云云者子貢又問雖餘食
信二事若假令又被逼使去二事一則先去何者
也云曰去食者孔子又荅云若復被逼去二中之
一則先去食云自古云云者孔子既荅云去食又
恐子貢致嫌故更此爲解之也言人若不食乃必
致死雖然自古迄今雖復食亦未有一人不起者

是食與不食俱是有死也而自古迄今未有一國無信而國安立者今推其二事有死自古而有無信國立自古而無今寧從其有者故我云去食也故李充云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捨生取義孟軻之所尚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有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喪已苟存非不亡已也

棘子城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註鄭元曰舊說

云棘子城衛大夫也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

也駟不及舌註鄭元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

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舌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

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也註孔安國曰皮去毛曰

鞞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

論覆解義疏卷六

五

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註棘子城曰至鞞也。

棘子城云君子所行但備質樣而足何必用於文

也夫子謂呼子城爲夫子也言汝所說君子用質

不用文爲過失之甚故云惜乎夫子說君子云駟

不及舌者此所惜之報也駟西馬也古用四馬其

駟馬駟足追之亦所不及故云駟不及舌也云文

質不用文所以可惜之理也將欲解之故此先述

其意也言汝意云文猶質猶文故曰何用文爲

者耳云虎豹云云者述子城意竟故此又譬之不

可也鞞者皮去毛之稱也虎豹所以貴於犬羊者

政以毛文炳蔚爲異耳今若取虎豹及犬羊皮俱

歲其毛唯餘皮在則誰復識其貴賤別於虎豹與

犬羊乎譬於君子所以貴者政以文華爲別今

遂若使質而不文則何以別於君子與衆人乎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

徹乎註鄭元曰盍者何不也周法十一而稅謂之

徹徹通也為天下通法也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

其徹也註孔安國曰二謂十二而稅也對曰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註孔安國曰

孰誰也註哀公問至與足○云哀公問云云者魯

積年饑荒國用不足公若此惡故問有若求不饑

而用足之法也云有若對曰盍徹乎者盍何不也

徹謂十而稅也魯起宣公而十稅二至于哀公

亦猶十一賦稅既重民飢國乏由於十二故有若

答云今依舊十一故云何不徹也云曰二云云者

公聞有若使為十一故拒之也言稅十取二吾國

家之用猶尚不足今若為令我十而取一乎故云

知之何其徹也云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有

若若君所以令十之理也言君若輕稅則民下

百姓得寬各從其業業從人寬則家家豐足民既

足則豈有事君而不足耶故云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也孰誰也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者又云君

既重稅一則民從公先豐二則貧無糧故家家
食空竭人不足既人人不足故君豈得足故云
君孰與足也故江熙云為家者與一家俱足乃可
謂足豈可足己而謂之足也夫儉以足用寬以愛
民日計之可不足而歲計則有餘十二而行日計
可有餘歲計則不足行十二而不足不思損而益
是揚湯止沸疾行遁影有子之所以發德音者也
○註鄭元曰至法也徹字訓通故漢武名徹而
改天下宜言徹者一切云通也今依王制云古者
公田藉而不稅鄭元曰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
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
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

云古者謂殷時也其實皆十一也侃案如記注夏
家民八盛大則一夫受田五十畝殷承夏末民人
稍少故一夫受田七十畝周承於紂八民凋盡故
一夫受田百畝三代雖異同十分徹一於徹一為
通法也夏云貢者是分田與民作之所獲隨豐儉
十分貢 以上於上也夏民猶少於殷故云
貢也殷人漸饒不復所可信故分田與民十分取
一為君借民力以耕作於一年豐儉隨其所得還
君不復稅民私作者也至周大夫而王畿內用夏
之貢法所以然者為去王近為上視聽所知兼鄉
遂公邑之吏日夕從民事為其役之以公使不得
恤其私也若王畿外邦國諸侯悉用殷之助法所
以然者為諸侯專一國之政貪暴稅民無法故也
故詩有兩我公田遂及我私又宣公十五年初稅
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案此二文
說既有公私稅又云不過藉則知諸侯助法也又
以周禮載師論之則畿內用夏之貢法其中
有輕重輕重不同自各有意此不復具言也

論虞舜義此卷六

子張問崇德辨惑註苞氏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

義崇德註苞氏曰徙義見義則徙意從之也愛之

欲其生也惡之欲其死也既欲其生也又欲其死

是惑也註苞氏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

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註鄭元曰此詩

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以是為

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也疏子張問至以異

德辨惑者問求崇德有德辨別疑惑之法也云子張問崇

又若見有義事則徙意從之此一條是崇德之法
也云愛之欲其生者此荅辨惑也中人之情不能

志於愛惡若有人從己已則愛之當愛此人時必
願其生活於世也云惡之云云者猶是前所愛者
而彼忽違己已便憎惡憎惡之既深便願其死也
猶是一人而愛憎生死起於我心我心不定故爲
惑矣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引詩證爲惑人之
言生死不定之人誠不足以致富而只以爲異事
耳之行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註孔安國曰當此時陳恒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

不父子不子故以此對也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註

孔安國曰言將厄也陳氏果滅齊也

論彙解義疏卷六

三

齊景公問
至食諸。

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者子時齊弱爲其臣陳恒
所制景公患之故問政方法於孔子也云孔子對
云云者孔子隨其政惡而言之也言爲風政之法
當使君行君德故云君君也君德謂惠也臣當行
臣禮故云臣臣也臣禮謂忠也父爲父法故云父
父也父法謂慈也子爲子道故云子子也子道謂
孝也云公曰云云者公問孔子言而服之也言我
國信有此四事也云雖有云云者諸之也公又言
國既方亂我雖有粟米俸祿我豈得長食之乎江
熙云景公喻旨故復遠述四弊不食粟之憂善其
誠言也。註孔安國曰至齊
也。後陳恒弑齊君是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註孔安國曰片猶

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

者唯子路可也子路無宿諾註宿猶豫也子路篤

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諸也子曰至宿諾。云子曰云云者片猶

偏也折獄謂判辨獄訟之事也由子路也夫判辨

獄訟必須二家對辭子路既能果斷故偏聽一辭

而能折獄也一云子路性情無所隱者若聽子

路之辭亦則一辭亦足也故孫綽云謂子路心尚

而言信未嘗文過以自衛聽訟者便宜以子路單

辭為正不待對驗而後分明也非謂子路聞人片

言而便能斷獄也云子路無宿諾者猶逆也諾

猶許也子路性篤信恐臨時多故曉有言不得行

故不逆言許人也註孔安國曰

至可也。就此注意亦得兩通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註苞氏曰言與人等也必也使

無訟乎註王肅曰化之在前也子曰至訟乎。

孔子言若有訟而使我聽出決之則我與人不異

故云吾猶人也云必也使無訟乎者言我所以異

於人者當訟未起而化之使不訟耳故孫綽云夫

訟之所生先明其契而後訟不起耳若訟至後察

則不異於凡人也

此言防其本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註王肅曰言為

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

也子張問至以忠。云子張問政者問為政方

懈倦又凡所行用於民者必盡忠信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六 三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註

鄭元曰弗畔不違道也子曰至矣夫。云約之

云亦可以弗畔矣夫者畔違背也言人廣學文

章而又以禮自約束則亦得不違背正理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子曰

是。云子曰云云者美與己同故成之也惡與己異故不成之也云小人反是者惡與己同故成之也美與己異故不成之也故與君子反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問至不正。云季康子問政於孔子者

也者解字訓以答之也言所以謂治官為政者政

訓中正之正也云子帥而正孰敢不正者又解政

所以訓正之義也言民之從上如影隨身表若君

上自率己身為正之事則民下誰敢不正者耶李

充云我好靜而民自正也。註鄭元曰至帥也

論衡解義疏卷六

三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不欲，雖賞之，不為。」

季康子患至不竊。云季

其所令從其所好也。康子患盜問於孔子者患

內多偷盜故問於孔子求除盜之法也云孔子

云云者孔子答多盜之由也子指季康子也竊

盜也言民所以為盜者由汝貪欲不厭故民從

汝而為盜耳若汝心苟無欲假令重賞於民令民

為盜則民亦不為也是從汝故也李充云我無欲

而民自朴者也。註孔安國曰至好也。雖賞不

竊是不從其所令也康子患之而民為之不止是從其所好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安國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奸也孔子對曰子

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尙之風必偃註孔安國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下仆者猶民之化於上也圖季康子問至必偃云季康子問爲政欲并殺無道之人而成就爵祿有道者其事好不放云何如也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不許其殺也言汝自爲政爲政由汝爲用多殺乎云子欲善而民善矣者民有道無道終由於汝汝若善則民自善自善豈復無道乎今之無道由汝無道之故也云君子云云者更爲民從上之譬也君子人君也小人民下也言人君所行其德如風也民下所行其德如草也尙猶加也偃臥也言君如風民如草草上加風則草必臥東西隨風如民從君也註偃仆也。仆亦多臥也

論語集注卷六

通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註鄭元曰言上之所在皆能有名譽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註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註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夫聞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註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佞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者在邦必聞在

家必聞註馬融曰佞入黨多也

子張問至必聞

云者士通謂丈夫也達謂身命通達也子張問云

士之法何若為德行而謂得為達士耶云子曰云

云者孔子知子張意非故反質問之也言汝意謂

若為事是達而問之也故云何哉爾所謂達者也

云子張對云云者在邦謂仕諸侯也在家謂仕卿

大夫也子張答云已所謂達者言若仕為諸侯及

卿大夫者必並使有聲譽遠聞者是為達也云子

曰是聞也非達也者孔子曰汝所言者則聞耳非

是達也繆論云聞者達之名達者聞之實而為

名者衆體實者寡故利名者飾偽敦實者歸真是

以各分於聞而道隔於達也云夫達者質直而好

義者既謂子張之達是聞故此更為其說達也言

夫達者質性正直而所好者義也云察言而觀色

者達者又能察人言語觀人容色者也云慮以下

人者既察於言色又須懷於謙退思以下人也云

在邦云云者此人所在必有此諸行以達於人故

論察言觀色卷六

註

云必達也云夫聞者色取仁而行違者孔子更為

子張說聞非達也時多佞顏色一往亦能假顏色

為仁而不能行之故云色取仁而行違也云居之

不知者既能為假能為假故居此假而能使人不

疑之也非唯不為他所疑而已亦自不復自疑也

云世亂則佞人多黨盛則多聞斯所謂歎衰運疾

弊俗沈居士云夫聞之與達為理自異達者德立

行成聞者有名而已夫君子深淵隱默若長沮桀

囂石門晨門有德如此始都聞於世近世巍巍
萬壽有實如此而人都不知是不聞於世近世巍巍
顯名則是達也漢書稱王莽始折節下士鄉黨稱
孝州問稱悌至終然豺狼迹著而母死不臨班固
云此所謂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
也聞者達之名達者聞之實有實者必有名有名
者不必有實實深乎本聞浮於末也云馬融曰
至驗也引謙卦盍慮以下人所以是必達也
之義也既謙先尊不可驗故所在必達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註苞氏曰舞雩之處有壇墀

樹木故其下可游也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註孔

安國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為善也子曰善哉問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註孔安國曰先勞於事然後

得報也攻其惡毋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

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註樊遲從至惑與。云

下者此舞雩之處近孔子家故孔子往游其壇樹

之下而弟子樊遲從之云曰敢云云者既從游而

問此三事也脩治也慝惡也謂治惡為善也問崇

德治惡辨惑之事也云子曰善哉問者將欲答之

故先美其問之善也云先事云云者答崇德也先

事謂先為勤勞之事也後得謂後得祿位己勞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六

若能如此豈非崇德與言其是也故范甯云物莫

不避勞而處逸今以勞事為先得事為後所以崇

德也云攻其云云者答脩慝也攻治也言人但自

治己身之惡改之為善而不須知他人惡事若能

如此豈非脩慝與云一朝云云者各辨惑也君子

有九思忿則思難故若人觸威者則思後有患難

不致遂肆我忿以傷害於彼也若遂肆忿忘於我

身又災禍及己觀此別已為惑故宜辨明知而不

也為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註苞氏曰舉正直之人

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也樊遲退見子

夏曰嚮也吾見於夫子而問智子曰舉直錯諸枉

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是言乎註孔安

國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

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仁者遠矣註孔安

國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眾舉皋陶伊尹則不

仁者遠矣仁者至矣樊遲問至遠矣云云樊遲

子曰愛人者仁以刪樊遲問至遠矣云云樊遲

者樊遲又問智也樊遲問至遠矣云云樊遲

人之言而未知也樊遲問至遠矣云云樊遲

也枉邪也樊遲既未聽知人之旨也樊遲問至遠矣云云樊遲

之也言若舉正直之人在位用之而廢置邪枉之

人不用則邪枉之人皆改枉為直以求舉也樊

遲退見子夏者樊遲猶未聽舉直錯諸枉之言故

退而往見子夏欲問之樊遲問至遠矣云云樊遲

於子夏而述夫子之言問之何謂也樊遲問至遠矣云云樊遲

哉是言乎者子夏得問而曉孔子語故先美之也

富盛也云孔子之言其盛云舜有云云者引事以

若舉直錯枉也言舜昔有天命選舉諸民眾中舉

得舉陶在位用之則是舉直也云湯有不仁者不敢為

非故云遠矣即是枉者直也云湯有不仁者不敢為

樊遲問至遠矣云云樊遲

樊遲問至遠矣云云樊遲

樊遲問至遠矣云云樊遲

樊遲問至遠矣云云樊遲

樊遲問至遠矣云云樊遲

樊遲問至遠矣云云樊遲

樊遲問至遠矣云云樊遲

樊遲問至遠矣云云樊遲

樊遲問至遠矣云云樊遲

樊遲問至遠矣云云樊遲

樊遲問至遠矣云云樊遲

樊遲問至遠矣云云樊遲

樊遲問至遠矣云云樊遲

樊遲問至遠矣云云樊遲

樊遲問至遠矣云云樊遲

論堯舜美說卷六

七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以善導之否則止無自辱焉

註苞氏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也以善導之不見從

則止必言之或見辱也

子貢問至辱焉云云

道也云子曰云云

若朋友主切磋商若其有不善當

盡己忠心告語之又以善事更相誘導也云否則

云云若否則彼不見從也若彼苟不見從則使止

而不重告也若重告不止則彼容反見罵辱故云

無自辱焉云云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註孔安國曰友以文德會也

以友輔仁註孔安國曰友有相切磋之道所以

成己之仁也會子曰至輔仁云會子曰君子

以文會友者言朋友相會以文

友

爲本也云以友輔仁者所以須

友者政以輔成己仁之道故也

